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七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李樗

欽定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卷七十三

藝文

碑銘

唐獨孤及李晟公倚去思碑

世興道受相興喪弘之者在人非庚桑楚不能使畏
聖及讓向化微文翁蜀學不崇閩中無儒家流成公
至而俗易民賴德施古今一也初成公之始至也未
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嘆室堂狹數學荒墜懼
鼓篋之道寢子衿之詩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
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教必

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愛二年而學者功倍
三年而生徒祈祈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大厯十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公
薨於位於是羣吏庶民耆儒諸生雨泣廟門之外若
有望而不至號曰豈不欲斯文之漸漬於東甌之人
歟不然何錫厥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黨矐然嗚呼
曷歸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
史潁川韓贄監察御史河南長孫繪率門人部從事
州佐縣尹相與議以公之功績明示後世謂及嘗同
司諫之列宜備知盛德善政見托論誤以實錄刻石
曰公諱倚字某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寬裕愷悌
孝慈忠敬莊而成式文而強力治王氏易左氏春秋
酌其精義以輔儒行故居處執事著書屬詞非周孔
軌躅不踐也天寶三載應選辯論為安陽縣尉中興
之後厯御史尚書郎諫議大夫給事中十餘年周厯
三臺言中藝倫動中大本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家貧

不樂清苦求為京兆少尹無何出守弘農又移典華陰兼御史中丞華陰之近者安遠者來天子以為才任四岳十二牧之職大厯七年冬十有一月加御史大夫持節都督福建泉汀漳五州軍事領觀察處置都防禦等使八年夏四月龍旆六轡至自京師闐越舊風機巧剽輕資貨產利與巴蜀埒富猶無諸餘善之遺俗號曰難治公將治之也考禮正刑節用愛人頒賦遣役必齊其勞逸視年豐耗量入以制用削去事之煩苛法之掎剋者吏不奉職民不帥教則懲以薄刑俾寢遷善由是民知方矣公將安之也初哥舒晁反書至公屬及於門遽命上將帥戈船下瀨之師西與鍾陵軍會先拔循潮二州以援番禺推誠誓衆士皆奮勇既而大憝就戮五嶺底定民是以康繫我師是賴人無姦宄寇賊之虞矣公將教之也考類宮之制作為此學而寓政焉躬率羣吏之稍食與贖刑之餘羨以補經營之費而不涸於民也先師寢廟七

十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齒胄之位列於廊廡之左右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先三日公齋戒肆禮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陳祭典釋菜之日美器用幣籩豆在堂罇壘在阼公元端赤舄正詞陳信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麤告於公斂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於宗伯將進必以鄉飲酒之禮禮之賓主三揖受爵於兩壺之間堂下樂作歌以發德鹿鳴南陔由庚嘉魚南山有臺以將其厚意繇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為恥州縣之教達於鄉黨鄉黨之教達於衆庶矣公薨之二年太常議按公叔發修衛國之班制以交四鄰故易其名曰文孔文叔其勤家風夙夜不懈衛人銘其彝鼎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詔贈禮部尚書而刻金石之禮則闕而未備今也敢播德馨貽之無窮

于兢瑯琊忠懿王德政碑

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別九州堯咨
四岳莫不簡求良輔弘濟兆人彰克勤克儉之能垂
可久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
既茂勲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瑯琊人也其
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太祖
就祿光州因家於是郡焉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
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太
尉之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譽藹鄉曲善於和
衆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既嚮其名又以所屬
泉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
軍病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馭皆願有所依從
衆牧遂以郡委於仲弟審邽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
者屏去為善者獲安因詔受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
射於是剗其訛獎整其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

寧三年僕射遺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咸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雅識理融明稟稔嵩之真精得圯橋之妙畧及膺帝命寵陟齋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蘆蒞政草樹逢春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曩以運屬艱虞人懼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公既統藩垣勵精為理強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污萊盡闢鷄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版圖既倍井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盡徹夫述職之道底貢為先九邱爰序於厥苞五霸是徵於縮酒雖甸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輸賦惟公益堅尊獎慎守規程松柏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天庫充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嘗以學校之設是為教化之原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置於國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雖設險人尚

爭雄或因饑饉游臻或以刻剝為苦荏苒易聚巢穴
難探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實為虐爾復何
辜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遽致廓
清一千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張網以單車入壘虞詡
用絳縷擒姦以古況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
後經費實繁聚斂之臣名額滋廣即山鳩利任土庀
財峻設隄防頗聞凋贍洎經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
職務空存四海之輪蹄鮮至公按其程課命以權衡
盡叶舊規尤彰宏業而又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
象法重興導師如在虹梁雕栱重新忉利之宮鈿軸
牙籤更演毗尼之藏而又盛興寶塔多捨淨財日麗
飛甍霞攢彩檻頑艷迴向遠邇歸依用俾羣緣皆同
妙果佛齊諸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舟車罕通琛賈
罔至亦踰滄海來集鴻臚此乃公示以中孚致其內
附宛土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
聞自療熾西秦烟飛東觀魯壁之遺編莫揀周陵之

墜簡寧存亟命訪尋精於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
陳農之求次第籤題森羅卷軸夫四鄰共守蓋當偃
革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衝之備是以恢張制度固
護基扃程功而莫匪士來作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
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巖邑湯池曾何足數折筋縈
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茲永逸兵戈游起帑庾多
虛凡列土疆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
而殫貧公則盡去煩苛縱其交易關譏鄼市匪絕往
來衡麓舟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轂摩肩竟
敦廉讓之風驟睹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
檣蕩漾以隨波篙楫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
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薦祀神祇
有感必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
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
浪遠近聞而異之優詔獎飾乃以公之德化所及賜
名其水為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人以鞭石

驅力士以鑿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真金於大冶
認勁草於疾風不有良臣誰康澤國尋就如平章事
檢校右僕射如故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彌
新殊渥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
然而物議輿詞功厚賞薄以為辭祿未稱疇庸於是
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校太保瑯琊郡王食邑四
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公之仲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
於茲黜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惟雍睦氣稟中和韻
契塤麓政俾魯衛可謂高明輝映超絕一時者也公
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勳格穹吳德服
華夷奉大國之歡盟為列藩之表率今節度都押衙
程贇及軍州將吏耆老等以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
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著匪石情堅
累貢表章顯陳保證朝廷冀弘誘勸特示褒揚將建
龜趺合徵鴻藻兢謬居清列曾乏雄文頃歲嘗詠皇
華往宣宸旨已於視聽親飭徽猷今之執簡濡毫得

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愧詞乃作銘曰日月麗
天舟楫濟川內外克又肱股惟賢淮水長清緱嶺方
寧慶隨祚遠材為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德求瘼斯
勤頌條有則冠軍被疾付以師律政教翕張士庶寧
謐懿彼閩越帥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
洋元戎啟行有典有則為龍為光高懸秦鏡理道自
靜比屋懷仁連營稟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其輸
委毋憚險艱周征之術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勿
失輕徭薄賦謳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召杜鄉校皆
遊童蒙來求雅道靡靡隔風優雅虺吹毒久依山
谷罔恣陸梁竟忻柔服法宮莞宇勝因所主崇構斯
精福慶攸聚佛齊諸國綏之以德架浪自東驟山拱
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麟臺蠹爾武觀森然吞鉢其
勤雉堞連雲永制兩敵用壯我軍闕譏不稅水陸無
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勞神改驚濤役靈祇
力保千萬艘劉驥荀龍塤荒雍雍維邦維翰以侯以

公元帥梁王武步龍驤挺彼七德削平四方公能事
大推心斯在風雨無渝歲寒不改殊勲茂績盡瘁宣
力國之丹青邦之柱石位冠台鼎任降兵柄重以徽
章寵分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風貞珉是勒垂之無窮

黃滔福州報恩定光塔碑

金聖人之教功與德魯聖人之教忠與孝以忠孝之
祈功德莫之大也天復元年辛酉天子西巡岐汴交
兵京洛顛顛我威武軍節度使相府瑯琊王王公祝
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誠發大誓願於開元之寺造塔
建號壽山仍輔以經藏乞車駕之還宮也其三年甲
子以大孝之誠發大誓願於茲九仙山造塔建號定
光仍輔以經藏為先君司空先秦國太夫人元昆故
司空薦祉於幽陰也大矣哉赫赫忠誠懇懇孝思以
國以家以明以幽胡天地之不動歟胡鬼神之不感
歟釋之西天謂之牽堵波中華謂之塔塔制以層增

其敬也造之獲無量無邊功德初我公以宏才妙畧
之有藩維以仁智神鑒之謀遠大謂閩越之江山奇
秀土風深厚而府城坐龍之腹烏石九山二山聳龍
之角屹屹巖巖屏屏顏顏兩排地面雙立空際怪石
如壙迴崗若揖東街滄海以鏡豁西走建溪而帶紫
氣色蒙茸風雲蓬勃非仙宮佛寺不可以乘龍之角
大龍之腹何烏石二而九山曠宣非代虛其作地秘
其期以待我公况古仙鍊骨之所昇真之跡耶一旦
之新城月圓二山之嘉氣雲連森上介掀大旆或旬
或朔眷於粉堞之上時行時止上於烟巒之堀得峻
中之平平中之峻凸而不隆凹而不卑樹翳蒼以奇
姿草芊眠而別翠遂從弘願啟茲塔之基馬塔之科
也恐山之偏憂地之入將塹平壤五十尺之深百有
餘尺之闊杵土積石而上連二十尺瞥然虹見瑩然
火貯俄以珠寶之獲坐以金錢大不及拳光能奪日
於時清風四來海天擴開烟霞蒼蔚於城隅鸞鶴盤

旋於林表舉閩之軍傾閩之俗以趨以走以歌以詠
既而畚鍤投般倭奮內斃以塼凡四十萬口外構以
木蓋百其巧七層八面玲瓏窳穽擐擗擗擗擗擗擗
枒雲楣翼環珪斗鱗感彫鏤丹艘曲盡其妙方七十
有七尺高二百尺相輪之四十尺叅之也懸輪之鐸
一百九十懸層之鐸五十有六角瓦之神五十有六
其內也則門門面面綴以金像不可勝紀登之者若
身在梵天瞻之者覺神離瞻部業業然觸圓青而直
上野鶴經之而高翔疑掠其腹鱗鱗然壓峭碧而崛
起地祇感之而下捧疑殫其力其相輪也我公誓願
之日仲氏司徒自清源聞而感鑄而資雖從人力悉
類神功謹按妙法蓮花品自地湧塔於佛之前其幢
幡瓔珞瑪瑙車渠七盤四懸乘虛耀日乃多寶之佛
發大誓願之感現也繇是以斯塔取如來之嘉號號
之曰定光以其感珠之現俾於自地之湧故聯之於
多寶本於孝思薦勗故冠之以報恩此其義也夫如

是大雄之力出死入生至誠之神感天動地若乃沉
沉夜壑浩浩世塵莫不以茲元符承彼慧日超於三
千大千之世遊乎二十八天者哉苟不之然則凡彼
經文悉為虛語耳又馬能垂信於百千年之後哉既
而巍巍我我金輝鐵牢其東則翼以經藏焉其藏也
外構以高八角兩層刻栴檀鏤金銅飾朱漆之炳煥
仍衛以華堂七間名之轉經焉致其沙門比丘比丘
厥跡以為拜唱趺讀叢談聚聽之湊日繫乎月月繫
乎時軒軒闡闡奚景福之不幽資乎又感應天王殿
一間兩厦其天王也變毗沙之身於感通之年現神
質為龜城之助條腰衣褐屣足乘雲雙吐目光兩飛
霞彩乃千百億化身之一為壽山草木之應今望於
此厥感寧亡其西則翼之別殿曰塔殿其塔也我公
萌誓願之先因心以制十有三層之妙形匪偉而誠
有為殿斯奇而塔斯處其止則報恩變相堂九間潔
瑠璃之地等娑婆之世七寶叢樹五色騰光明明見

閣提之心一一標如來之說又僧堂五間上五間下
之與茶堂五間直聯曲交冬溫夏涼又華鐘之樓迥
起青音下折刀山長明燈之臺圓籠孤光香輝漆壤
其東南之一臂復建地藏殿一間兩厦功德堂五間
僧堂五間張如別構而制匪異其殿也坐以菩薩之
麗若欲飛動其堂也駢錯儀像或金範或幅緞千形
百質恐悉諸天之聖侶粵缺公廳四間一厦或備
旌鉞之觀止我公或四季之旦三旬之八聚僧設會
拜首追祝勤勤恪恪周所不至舉閩之高卑舉閩之
少董攀之望之無不動心涕臆君子謂豈唯冥薦於
先蓋以孝教民也又庫廚五間浴室三間接之井井
重以樓馬環周輻輳之行廊凡三十有三間惣費財
六萬餘貫如山之疊如洞之濬巘巘隆隆叢為一宮
其大也琢大石以為軒彫修虹以為梁其小也取良
木於靈山篩嘉壤於飛塵雖掩取乎人間實參差乎
象外其經也帙十卷於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函惣

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極剌藤之精書工之妙金軸錦帶以為之飾天祐二年乙丑夏四月朔我公宿誠於州東烹於肆及脅降之辰大陳法會以藏其經緇徒累千士庶越萬若緇若士一而行之正身翔手右奉左授自州之祀起於我公傳至於藏觀者如堵牆佛聲入霄漢幡花照乎全郭香烟連乎半空雪頂之僧指西土之未有駘背之叟慶東閩之天降可謂之鴻因妙果者也始者我公之登壇也其一之年偃干戈典禮樂二之年陳耒耜均賦輿三之年疊貢輸祇寵澤萬乘臣其職四鄰視其睦百姓天其政故一川之鏡如靈臺之月如融融怡愉熙熙乃大讀儒釋之書研古今之理常曰文武之與釋氏蓋同波而異流若儒之五常仁義禮智信仁者舍弘也比釋之慈悲為之近禮者謙讓也比釋之恭敬為之近智者通識也比釋之聖覺為之近信者直誠也比釋之正直為之近而義者殺也其為異諸武之七德至如戢兵

保土安民和衆之類亦猶川陸之祖秦適洛馬然則皆謂之煩惱吾父國也子民也朝為社稷之計暮作稼穡之念若俾求智慧火乾煩惱海則非吾之所能若建金地繕金文陳法會一衆僧真乎不可思議乃吾之所志也於是月陳三齋時或雪峯之僧圍繞千徒卧龍之僧圍繞五百以至萬錢之膳或間嘉蔬五袴之歌或叅雲梵慈航駕岸法雨垂空必致菩薩化身羅漢混俗以降也時人謂靈山之會日儼矣又以府之寺至於清源或存或燼或抽金積俸增而新之而府之開元大中神光巖塔之數與寺俱焉新於大中神光乃規舊制而精燿宏壯則邁前時開元則輔之經藏加之轉輸之盛尊大君也定光多寶報恩於劬勞故以瑒瑒者專也謂山度之材有蠹朽之日火化之壤無銷鑠之期其本乎土也資乎火也及投諸水火則不歸乎土不壞於水歷千秋而其質堅然乃以專至堅貞之誠寓於是則斯誠也如是得無感乎

則彼珠之為符驗矣且夫珠也或領乎龍或銜乎蛇或胎乎蚌故水懷而川媚今茲珠也不自乎龍不自乎蛇不自乎蚌匪懷水而媚川而孕厚地之二十尺豈非斯之感歟不然則始從融結而孕之也若以始從融結而孕之則厥初已兆我唐之有我公也厥初已兆我唐之有我公則我公之言烏石之有神光天王九仙代虛其作地秘其期以待我信矣塔之訖功顧小從事滔有禮官甲科之忝明主研許之幸庶幾於聖人立身揚名之道命為之記用旌厥德於無窮滔不敢牢讓作禮而推之言夫陶天地為後時鎖生為現感通於至誠其道乃可以精諦至嚴敬致今我公以精諦嚴敬積功累德以泝流於世斯塔也嶽嶽崇崇兼乎仁孝之鴻名偕天地日月江山之永遂刻於貞石焉其詞曰金聖人教德與功兮魯聖人教孝與忠兮巍巍賢傑二美鍾兮建茲寶塔惟追崇兮祝

天厯懇先延鴻兮報劬薦薦祉祈幽通兮仙山之秀夷
且隆兮曠古為期俟仁風兮月圓珠現契遭逢兮融
結之初兆英雄兮宣徒喋喋懿班工兮火壤之貞積
磨礱兮斧材之取厥匪同兮七層八面相玲瓏兮金
鈴寶鐸交丁冬兮影落澄清馴魚龍兮頂觸圓碧分
鴻濛兮纒儀範像疊其中兮齊天極地為初終兮金
文貝字構重重兮講讀千來罄西東兮靈山盛會日
雍雍兮甘露法雨常蒙龍兮鴻名冥祉偕無窮兮

黃滔靈山毗沙門天王碑

列藩之業有地有地之職有民有民之道典禮樂悖
忠孝以行事興禮樂悖忠孝以行事然後謀謀者也
築城池居其一城既築進道德以居之樹神祇以尸
之為一方之巨防雖永古而無疑我相府瑯琊王王
公之有閩越也具列藩之業修有地之職行有民之
道自乾寧四年丁巳至天祐二年壬戌凡六年禮樂

興忠孝敦乃謀及城池城池及謀乃尸及神祇於是於開元寺之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一鋪全部落已鎮於城焉大矣哉所謂開六韜濬七德建陽功配陰隲夫毗沙門梵音唐言多聞也始自于闐剌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晶宮殿領藥又衆為帝釋外臣以護南瞻部洲其道入大乘得無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謹稽我公之築城也恢守地養民之本隆暫勞永逸之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陽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北月城焉周圍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鑿於地十有五尺杵土胎石而上上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外甃以磚凡一千五百萬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十間自廊凸而出之為敵樓樓之層者二十有三又角立之樓六其二者層復層焉皆闌干鈎聯參差煥赫而廊之若干步一鋪又各以鼓而司更焉凡三十有六謂之更鋪其四面之門八其南曰福安門

福安之東曰清平門西曰清遠門其北曰安善門安善之東曰通遠門其東曰通津門通津之北曰濟川門其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扃開陽閣陰門之上仍揭以樓三間兩扶兩翕修廊雙面遠碧門之左右又引而出之為之亭兩間一厦又匪樓之門九曰暗門焉又水門三其二樹檣篩波卸帆入舟鳴舷柳浦迴環一郭隄諸萬戶注之以堰二渡之以橋九鏡瑩虹橫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粵南月城也東貯九仙西盛烏石之二山嘉樹蓄雲茂草藏獸城上之廊一千十有三間敵樓四十有九樓之層者三其門二曰登庸門道清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八水門二其堰一其橋五及廊之更舖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西復距而出之謂之橫城其東也城上之廊四十二間五厦其門一斯南月城之制也伊北月城也城上之廊六百四十二間敵樓二十有六樓之層者十其門二曰道泰門嚴勝門其上之

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四水門二其橋一
及廊之更舖十有四復與南月城類又背而出之謂
之橫城城上之廊五間一廈其門一斯北月城之制
也其東畫長川以為洫西連乎南盤別浦以為溝悉
通海鮪朝夕盈縮之波底澤鱗介岸泊艤艘北截越
王之故山派西湖以為隍若鼉之負如甌之置軒軒
然翼翼然真謂天設之府神開之地也既而我公一
旦膝分席校鱗軍堵耄陳大會以落之而言曰惟閩
越之為藩屏也建汀二疆束其右巖千而壑萬濱海
巨流瀕其左濤雷而浪霆信乎江山奇險無以加之
矧今新之以城壁城壁之以鐵石古人言得地又言
守地又言堅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城城以堅
壁信不疑矣然則吾之戴恩忝土勤勤懇懇不以江
山奇險之為奇險不以城壁鐵石之為鐵石也修道
德樹神祇以居之毗沙門之天王自天寶中使于闐
者得其真還愈增宇內之敬旋大夫芮國公荆渚之

塑也凡百城池莫不一之斯舊城之北往規也斯新城之制今城也且勝莫勝於開元寺尚莫高於寺之靈山阜寺之良控城之乙祖僧六葉鴈其下珉石一拳星其上劍池徹寫飛山奔揖足以象水精而瑩宮殿掀廟貌以衛城池爰將揮工之精搜塑之妙製乎聖質俄然化出身被金甲手擎鴈塔地祇下捧天將前擁光灼灼而如將動搖神雄雄而若欲叱咤觀之者皆謂須彌拔宅於是矣于閭分身於是矣而復翼僧堂而右邃膊鐘樓而左突毳錫百萃其夏午蒲鯨六乳其宵加信為塵間之北方連營之靈域也訖命小從事滔刊貞石而碑之滔不敢牢讓齋戒三日抽毫而書倚歟天王因果則釋氏猛勇則兵權啟願而願從云戰而戰勝至如揮額汗以為童子却修羅之師擎手塔以貯彌陀解天鼓之赴爰皆眸蠻克致感通洎唐有土藩之黷也豆面以行疹儀金以現人鬻戈以生鼠與彼時之元應蓋大同而小異况邇則咸

通季蠻之侵蜀蜀人亟祈禱衣倏以乘空目光燿以
照地蛇將奔穴龜竟全城如是則護南瞻部洲豈虛
言哉今我公之至誠通日月引願質鬼神以曠世之
功業託無生之法力豈昔時之有是而今日之不然
哉雖體蒼蒼而無言固乃昭昭而有鑒輒為之銘其
詞曰受命帝釋封邑須彌金甲儼被藥叉雄隨越七
金山突修羅師入大乘妙與聲聞差于闐分身皇唐
衛國若加善禱咸蒙聖力塞鳳烟塵龜城戈戟虜騎
猶東蠻車未北現以真儀亡乎悖德懿彼閩越大哉
侯王仗鉞務本築城為防石取它山壤塹聯岡疊百
厥雉累千乎廊却鐵之觸疲羽之祥奔馬轡並馳車
軌方巢鳳於樓蟄龍於隍如嶽斯立如翼斯張不有
依憑曷旌扃鏞台畧俄啟神驅遽設鐵鬚卓堅漆腫
曝眈捧足神俯持劍將列月殿巍我靈山截薛法逮
無生權唯有兵昔之若是今肯忘情閩
山永高閩江永清厥宜識之盤石斯城

黃滔開元寺丈六金身碑

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而古今之世以諸佛菩薩其或鑄成塑成刻成其或壁繪幅繪乎像不可勝紀况多應現感通之自其非之乎天祐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丈有六尺之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繼之鑄菩薩二丈有三尺高銅為內肌金為外膚取法西天鑄成東粵巍巍落落毫光法相初我公登壇之三年己未秋一夕雨歇天清風微月明瑤兔無烟銅龍有聲俄夢天之西際燿以照物綵雲罅裂大佛中座嶽嶽以觀止熙熙而啟言曰斷予一臂衛之一方既覺而思現乎形昭像也斷一臂誓誠也衛一方保衆也始嘉其異姑默其事後創其意乃命自賓席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乘步乘之逮衆庶其有植信根之深者暎惠燭之明者許以金投吾俸中將積於肆俟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

卜境擇日鑄斯佛於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
徐登上昇之地其日圓空鏡然江山四爽素燐之上
騰為烟雲盤旋氤氳五色成文又有羣鳥或若鴻鵠
或如鴛鴦交翔而間鳴自寅而及午斯佛也一瀉而
成翌日我公禮閱之乃與夢中一類其形儀長短大
少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別鑄而會我公神之而露
其夢於是迎入府之別亭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
瞻拜時不之怠冬十有二月丙申會僧千千以幡以
幢以鐘以磬引歸於開元寺壽山之塔院獨殿以居
之翼二菩薩於左右二十二相足八十種好具螺纍
纍以成髻珠隱隱以炫額檀信及門而膝地童耆遍
城而掌膠夫如是豈非千百億化身之一乎不然者
馬得入乎夢而如乎神成乎形而如乎夢夢不之告
工以之缺者哉其應現感通復為之殊矣大矣哉且
先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也者以無為
為志之也授心印於虛空象也者以有為為志之者

疊慧力於報應論者咸以之為風馬曾不謂象猶道之轂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不慎其像東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設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必能從容朴素遲回仁義詐偽未之亟蠹也奈何天將後之宜徒然哉豈不以仁義之生也曰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受至於列國之際強秦之立癸受之悖疊疊其躅天謂仲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迦牟尼於中土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雖人世之風波萬態逆翻而幽府之鐵線一無苟免上智聞之若鏡之磨中智聞之若泉之澄下智聞之若火之燒謂之為有則河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為無則應現感通之事尋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福一貴賤則為裨教化之一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金廠地蓮厥宮張法橋以度人無刑網以束俗世之敬之可也怠之可也躓之可也

繇是有委之國君委之大臣之旨既而委之則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曠代之生也有神僧識仗鉞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人識築城之盛也契菩薩說夫神通為佛魂交曰夢神非夢而罕通夢非神而不感我公之慶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也綵雲顯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偃中書舍人瑯琊王公滌右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瑯琊王公標吏部郎中譙國夏侯公淑司勳員外郎王公拯刑部員外郎弘農楊公承休弘文館直學士弘農楊公贊國弘文館直學士瑯琊王公個集賢殿校理吳郡歸公傳懿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從之聲齊褒向甲乙昇第巖廊鞞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值斯佛之成斯會之設

俱得放心猿於菩提樹上歇意馬於清涼山中我公
乃顧幕下者滔俾刻貞石以碑之滔以甲科忝第盛
府蒙招刊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於厥旨經云作佛
像之功德斗量海以有盡塵碎劫以無窮至若青黛
之畫辟支一金之補毗婆戲為之而以草木思見之
而刻梅檀其猶蛻現其生羽金其報而况今乃儼至
誠從靈感銅乎萬萬金乎千千虔鼓鑄於神仙之山
卜貞吉於火土之數其積功累德豈可以邊以涯而
言之哉或曰梁武帝之隆釋氏今古靡倫奚報應之
殊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教不隆釋氏之旨所以
然也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釋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
與化人蓋殊路而同歸彼宵旰於萬有故一夫不獲
若已隕諸隍中此濟度於觸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
成佛梁武帝則不然以民之財之力剝將三百祈功
覲德則歸諸已啼億兆而不乳削頂額以言覺所以
私所以然也今我公為邦則忠孝於君親牧人則父

母於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壽山以昭皇帝辛酉歲西
巡發誓願以祝熊羆乞車駕之復宮闕其二曰報恩
多寶定光追薦於先世其三其四大中神光為軍旅
也為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進於上其三附於壽山
定光大王意同乎塔月三其齋或千僧或千佛疏乎
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民而已後焉况諸佛已之
而不已與寶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其地出明
珠海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瑪瑙幢幡瓔
珞周乎多寶之湧也夫其元貺之如彼靈感之若此
則斷一臂衛一方斯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滔是輒
奮筆而無愧為其詞曰託入佳夢鑄成鴻鑪毫光法
相銅肌金膚恍惚現形昭彰合符不為有也其如是
乎唐一其宇越百其區伊闕之設於地之殊西城甌
仞東塹鰲隅匪德莫處惟仁靡逾懿其橐籥飛作醜
翻焦山草木不得不蘇若海波瀾不得不枯
仙花因謝慧日寧祖永茲一都盤石其都

南唐張紹冲祐觀銘

太始未形混沌無際上下開運乾坤定位日月麗天
山川鎮地萬彙猶屯三才始備肇有神化初生蒸民
上惟立德下無踈親皇風蕩蕩黔首淳淳天下有道
誰非聖人開源嗜慾澆漓俗盛賢者避世真人華命
八極神鄉十州異境翠阜丹丘潛伏靈聖惟彼武夷
實曰洞天峯巒巖岫霞鮮金房玉室羽蓋雲軒
葵日風雨會有神仙國步多艱皇綱中絕四海九州
瓜分幅裂稔禍阨隅阻兵甌越寂寞元風荒涼降闕
赫赫烈祖再造丕基拱揖高讓神人樂推明明我后
允協昌基功崇下武德茂重熙睿哲英斷雄畧神智
拓土開疆經天緯地五嶺來庭三湘清徹四海震威
羣生懷惠猶勞宵旰猶混馬車貪狼俟靜害馬方除
淹留駿馭想像鷄居心懸真洞夢到華胥乃眷名山
追惟聖跡內庫頒金元侯奉職三境求規五靈取則

跨谷彌岡張霄架極珠宮寶殿璇臺玉堂鳳翔高甍
龍轉迴廊錯落金碧玲瓏璧璫雲生林楚雷繞藩牆
七聖斯嚴三君如在八景靈與九華神蓋清霄莫胥
明霜匪對彷彿壺中依稀物外衆真之宇擬之無倫
會仙之類名之惟新高峯為壑
區谷成垌皇獻頌聲永絕緇磷

宋錢昱重修忠懿王廟碑

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功
及於國道濟於民生居茅土歿饗廟食者求諸前史
罕有其倫是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跡沔陽致祭實表
舊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苟無所稱實曰誣祭公名審知字詳卿姓王氏
本瑯琊人秦相翦三十四代孫高祖髙唐貞元中為
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於是邦遂世為
固始人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

德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公即太尉季子形質魁秀
機辨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交友學韜鈴之畧者
咸詢智謀慙知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之敵遠近服其
義勇鄰里推其孝弟常有善相者詣公之門視其昆
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當位極人臣自是公
竊負之尋遇陟謁姑興悲在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
焉乾符末鯨網全踈鳧毛屢落磨牙吮血中原正苦
於傷殘脫耒裂裳四海盡疲於征戰公蓄慷慨之氣
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
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是豪俠相許寢食不忘
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電
之踪屬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霍丘之土宇遽言
得志遂啟無厭但思於弱止強吞豈顧其幸災樂禍
因乃大掠部屬士民以廣隊伍於是公之昆季咸與
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逼侵四境緒內乏嬰城之計
外無善鄰之助遂率衆以作竄欲避地而偷安玉石

俱焚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匪縱橫幸豫章懦怯之中偶番禺受害之後凡經藩翰靡或支吾自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不戢人慎無恒徂蒲騷者終至敗亡好草竊者馬能長以動蓄自疑之志轉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為部下所害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既負出羣之才仍諳武事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惟謙事上必順雖輿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蚤事二兄常若嚴訓豈有弟為大將兄居其下者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衆仍獲清源為所理之地公用是惡道路之多梗憤貢賦之不通竇欲致理一方尅平羣盜外維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尊奉題絨而不遜恣行誅戮罔事緩懷人既類於倒懸時合當於逆取公比緣觀釁因得徵詞遂舉勤王之師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

范暉扁舟欲逃疎網難逃遂為海人梟首以獻公既
殲元惡乃布優恩凡曰脅從悉令宥過用仁信以御
下行慈惠以卹民曾未浹旬已聞致理百姓愛之如
父母三軍畏之如神明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
仲兄審邽迭居舊邦武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憝吳
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遠
求薦擢遂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偕命馬尋朝
廷以寰海挺災久勞我武東南靖亂獲庇吾民遂陞
本州為威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為
節度副使獎勲績也洎元昆殂謝衆庶歸依公乃躬
受遺言式俟朝命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是從初授
公檢校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將委什
連之任攸居貳職之勞一之日訓習驍雄二之日蘇
息疲瘵用心數月善政聞天於是進端揆之資正元
戎之位齋壇高築軍幕大開分州司屏翰之權握漢
節鼓輦之任未幾顯居使相特錫戶封方隆推轂之

寄尤藉秉鈞之力當多難未弭聊同指臂之相須及其瞻有歸實賴股肱之別用式資補袞俾重寨惟天復元年載正乾綱重光帝座言念七閩之地實符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武庫戟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奉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貢山澤不繫其賒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酬懋德豈限彝章天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戶尋屬龍蛇起陸戎馬生郊人心未厭於有唐天命已歸於新室公知微不爽居閭閻欺梁祖之即位也纓傾推解之恩繼舉疇敷之典三公互拜萬戶連封呂尚帝師之尊官榮既極子儀中令之貴考限惟同尋復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長史迨莊宗之建王業也神州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詔遂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北闕之恩用倚南門之寄公方推拱極既效安邊惟治民素屬於優勤而

得疾遽從於綿篤百齡無效五福先全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朝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慙老之悲豈慳錫終之典冊贈尚書令諡曰忠懿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蓄養百姓得深溝高壘之固有披堅執銳之衆贍水陸之產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涵大度內用小心慎刑筮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涵大度內用小心慎刑既及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畧犯則不赦令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煖民惟道化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為政矣言必皆中行罔自欺非正詞不入於聰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誠荒唐每當爍石之威未嘗操扇纒屬鷄鳴之後早見嚴裝以德報恩遠逾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

訓誨設厨饌以供給於時兵革之後庠序皆亡獨振古風鬱更舊俗豈頌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志弘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駕鸞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惜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簪珥之行其餘草澤菟羅魚車待遇者固不可勝記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天事地奉道饗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苾蒨散布於諸方有作良因伽藍徧滿於樂國煉郎山之堅固鑄六丈化身鎔麗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為己願乃庇民此得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常為恃險之戒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孟數郡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儔未能繼踵在化述自尊之患固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冊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人口忠節書於

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迨茲陵谷變遷箕裘廢墜
寂寞闕以時之薦淒涼同乏嗣之悲士農工商慕舊
政以如在潢汙蘋藻望遺廟以如存丙午歲我師恤
鄰闔境嚮化遇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位鍾壓紐運偶
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絕之義既克寧於
民庶思咸悅於鬼神每念閩州所歸本由王氏而盛
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爐之香而春秋二時宜陳籩豆
之禮遂命以公舊第為忠懿王廟仍參常祀之數霸
主爰修於廢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枝尚存故
物豚肩尊酒早薦惟馨望山庭月角之容立偕老于
飛之像庭廡未周於工績槐檀旋改於光陰舊徑難
尋已絕羅含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既
乖與祭之儀殊缺致誠之所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
元帥吳越國王以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俾荅福謙之
祐遂中減秩之典凡曰祠廟毀廢競出錢帛修完乃
命衙直將躬授人工旁掾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

物以咸新曾出踰時已云告畢奢儉得以中度規制
得以合禮朱軒粉壁隨晚霽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
霜而吐色挺曹筆則陰兵欲動闢郢工則神馬將嘶
步從悉周精靈如在矧以故鄉將吏開幕賓僚當其
草昧干戈屢經勞苦洎自拊立基構盡享崇高乃壘
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咸等二十六人以配享馬斯廟
也前瞰清流右連淨刹一路自無於塵雜四鄰皆屬
於幽竒曉霧纒開先露列恣之岫疎鐘雖近不驚繞
樹之禽公昔也嘗遊宴於斯今也復祠祭於此始易
宅而為廟矧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衰令名未朽
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之盛乎昱叨居是藩獲畢
斯事仰嘉猷之未遠聽遺愛以長新爰屬短裁庶存
實錄燕然叙事雖有謝於孟堅覲首感人亦未多於
叔子乃為銘曰極天曰嶽惟嶽有神蓄是英氣生是
異人干霄利劍瑞世祥麟爰當李運實庇蒸民唐德
將衰羣雄欲出陰霧垂地秋氛蔽日豺豕猖獗荏苒

縱逸苟非偉才馬濟王室權為巨盜緒亦朋姦欲亂
中夏首屠光山誰謂英傑同罹險艱終則竄跡能無
厚顏爰率部民同徂萬里緒為衆惡公得衆美因戮
兇人遂奉君子立功著名自此而始漳浦既寧清源
復平遂以政事授於難兄孝實至性謙惟直誠靜乃
揖讓亂則經營憤彼閩州拊茲裨將苛虐漸篤政刑
俱喪銳旅大驅凱歌連唱克定一方式諧衆望始參
貳職已播列勛屏翰之美朝廷備聞迨居重鎮繼事
明君盡忠竭節松茂蘭薰偃仰大藩廡庶五郡雖曰
功庸亦由時運二柄齊舉七德兼訓令子令孫當年
振奮真王重望上相清規陵谷雖變馨香不衰俯緣
甲第遂立嚴祠年禩屢易籩豆或虧霸主推恩良時
有待舊廟克新遺蹤不改與爾金
碧儼然神彩靈貺芳名千秋如在

黃裳長樂縣元祐港碑

縣之東南走三十里地曰湖東埤海為塘畫塘為田凡十八所熙寧中飛沙淤港積而成山溢水蓋田俄然成湖民率力導之而弗就三年又開白石湖有三沙合如故元豐四年周父等又開舊港終成復合元豐五年有林迪等遂乞易田為港意雖大而力不至八年節度使判官陳公毅貸官錢百萬鑿卓嶺借道陳塘由斗門而注於海方農事就功苗且秀兵利陳塘港者忌之固鑰斗門水不得泄陳公又乞因山為埤增水為湖易濱澗湖而作田以償被患之民故所忌者益衆紆迴沮難務息喧訟自是耕者息業散之四方所存無幾令尹袁公下車詢問其故亟請暫免二稅民畢受賜矣一日往視相地之勢以東南為下西北為高宜若可圖遂語民曰彼雖民田可倍價易以為港或謂沙田多潰泉難於畚鍤請穿井試之公曰不然先導下流泉自襲去豈若井之積也乎繼有周家建議鑿王埤由妙峯塘又易謝欽等田募鄭仕

衡等合力以治不淹旬而港道成民且謠曰果如令
尹之言非鑿井比也延袤三百四十五丈深二丈廣
四丈伐石因岸為橋肆甃石輒陷議者殫計莫知所
出將廢公復往視易以八竇親督其役不數日就緒
又於牛山下浚小港減殺高水以助之若夫時雨暴
注川流蕩瀟行者相呼耕者失色曰吾之田且無漲
溢患者有竇以疏之有溝以殺之至若海風蕩薄怒
濤奔湍若不可禦曰吾之田且無潰決之患者有竇
足以拒之也港成耕者雲集唯恐後時是歲乃復有
秋困者乃甦亡者乃復且相語曰非令尹之力吾將
操瓢囊為溝壑中瘠矣尚何至是耶於是港外之地
邊於海瀉涵不毛因湖水之浸滌悉為膏腴諭民隄
防而就為為此又因其利而利之者也嘗謂萬物之
理順之斯易逆之斯難求之易而不求之難事有不
然者歟古人之所能行其所無事者也夫知物而
創之者智也知而不行未足為果決物而斷之者果

也決而不行未足為勇惟知果勇公能具之故於作
克濟蓋考其意謂書之八政以食為首周官九職以
農為先農而後穀理而後止此為政之急務也故嘗
夙夜憂勤以共其事今有人於此享旦暮毫髮之利
猶將嘆祝不已况乎收有餘積饑有餘給仰事俯育
既賴且久宜乎一方之人熙然相與立生祠於寺公
雖去而民見之聊慰乃思公乃止之衆皆憮然復欲
以公姓名港曰袁公港公曰不可此天子之功也宜
以元祐
名之

蔡襄萬安橋碑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
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累趾於澗醴水為四十七
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
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

者渡寶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
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大
守莆陽蔡襄為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
蒙召還京道由是出因紀所作勒於岸左

柯述社稷壇銘

或問社奚銘予謂祭主敬不敬如不祭社稷歲再祭
所以為民祈報而政莫先焉予守茲土視其壇地汚
且隘不足以行禮廣而新之壇壝器宇靡不周備敢
不以告於後之人於是勒銘於壇之東南烏石山之
頂前為亭曰致養以其當州之坤焉銘曰后牧民天
乃食惟社稷作稼穡風雨雷贊生殖叶時日祭有秩
歲庚午夏率職即坤維砥壇域地汚隘制匪式爰廣
新古是則辛未春工告畢齋有廳器有室賜若雨事
咸飭後之
人敬無斁

黃庭堅蓮花巖銘

自古在昔雷雨電擊天開八石青蓮趺鄂中有巖壁
敷坐宴息大士密蹟置鉢倚錫蛇虺避宅虎豹服役
行人護戒如龜藏六以戒為甲
如蓮生泥不染香色維居無斲

丁竦鼓山銘

鼓芳削峯頂特窮島夷頰封域屏闈東拱辰北歲辛
亥帝司赤竦紳烈從峭陟蹇若華揖瑤極呵蜚霆蹴
鼉脊披雲根殫目力高者
仰深必惕謹其至唯古則

李綱甌粵銘

建炎四年秋甌賊范汝為嘯聚回源統制官李捧帥
師輕進而歿朝廷遣官招撫乃請留屯萬人賊勢益

張凌轅郡縣莫敢誰何郡盜歆艷環視蜂起紹興改
元之冬遂據建城以叛部勒黨與焚掠諸邑破邵武
犯南劍氣燄熾甚福帥程邁以聞上命左中大夫叅
知政事孟庾為宣撫使檢校少師武成威德軍節度
使韓世忠副之總神武步騎兵三萬水陸並進既次
近境賊猶抗拒屢戰屢捷徑薄城下猶負固不服攻
圍累日乃始克之仰體仁聖好生之德寬釋脅從老
稚士女安堵如故剿殄賊黨以巨萬計分遣偏師掃
蕩巢穴餘盜以次討定一方救寧惟甌粵為天下至
險其民尚氣而好鬪脅以盜威失其常產相挺為亂
自相屠掠不可勝數及王師削平其徒盡殲誅殺之
慘必有所致非偶然也議者謂愚民不知逆順之勢
因循至此而釋民之流則謂甌俗生子僅留一二餘
悉溺之二百年間所殺幾何因果報應理所宜然二
說雖殊實相表裏原其不明君臣之義蓋緣不篤父
子之恩孝慈忠義本由一心更無別法平居於父子

之間無虎狼之仁則臨變故之際責其守節而不為亂豈可得哉樂羊食子以為羹而文侯疑之易牙殺子以適君而管仲非之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因果報應又不論也避地閩中具見始末欲以藥石之言願著勸戒稍革其風乃作銘曰人之大倫惟君與臣尊卑既定其誰敢干閨門之內父子天屬德惟怙恃恩在鞠育為父戕子為臣叛君逆道悖理何以為人鬼神所誅天地不祐刀兵剪殲其孰能救相彼甌粵民俗剽悍負氣尚勇輕生喜亂巨盜挺之蜂附蟻從曾未期年同惡內訌王師之來如雷如霆討叛舍服千里震驚鋒蝟斧螳猶敢強拒轉戰逐北嬰城自固怒其穀麇以抗裔嶽翹其萌芽以激霜雹肥牛債豚一舉碎之宥彼脅從戮其鯨鯢兇徒逆儔尸相枕藉天威所臨敢有違者君臣以義父子以恩克篤父子乃明君臣咨爾甌民自今以往愛育子孫尊君親上焚爾甲冑折爾戈兵服勤耒耜以保爾生孝慈以忠

砥礪名節勒名
山阿敢告耆耄

元黃鎮成重修定光塔銘

福城之東山惟九仙岌岌浮屠上出層巔八方翼舉
七級梯連深蟠厚載高薄重元昔在唐季王公啟土
相攸茲山大建神宇既闢招提迺標宰塔厚壤祛幽
圓珍發貯潛符嘉徵建號定方載禩四百作鎮藩方
漂搖風雨綿厯星霜奈楹杌隍焚燬披猖惟寶峯師
興念維惻弗葺斯墜靡遑居食其徒慨然聞義感激
有志必就惟堅願力踵門于羨行市丐餘纍積於寸
積重於銖石礮川運材伐山輸堅良締構弊故更除
寒暑六經載營載度業業金碧我我丹雘制若地湧
視猶天作育國分光圖澄識鐸惟茲偉功匪志弗成
卓哉斯願振古作程天地至久
日月至明侔貞配永視此刻銘

明王介福州府城隍廟碑

國家誕膺天命撫有萬方考正祀典著於令甲城隍之祀自京師以達於天下勅封鑒察司民威靈公廟制視郡邑廳事高廣為等差越二年詔去封號易像以主各從府州縣名曰城隍之神每春秋仲月有司各祭於山川壇有事於厲則位主於中鎮郡祀焉初蒞官者必先誓於神而後視篆其誓神之語祀厲之文皆太祖手自裁定惓惓於禮樂幽明之治蓋欲神人合德以祐國庇民垂於萬世也惟閩為東南大藩福為八閩首郡城隍在藩治北隅志載晉太康中遷城肇建於此宋紹興末郡守調增拓之厯元興廢不一入我朝規制始備迄今數十年日就蠹朽前守唐珣蔣澹輩雖嘗時葺但補其備陋而已正德癸酉太監崔公安以春宮舊臣來鎮閩省明年乙亥躬謁神祠瞻眺良久嘆曰高城深池偉哉金湯之勝惟茲神

宇所以竭虔妥靈乃因仍若是揆之禮文殊未稱於是謀諸督舶太監尚公春巡按御史張公景賜胡公文靜暨藩臬長貳郡守議以允合乃涓辰程物屬徒庀工以百戶萬全鍾亮道紀王文泰義官施綸輩董其役而經營繩墨區畫財費悉公指授凡殿寢堂階門廡之類煥然一新而規模宏敞視舊有加肖像孔儀撤袞冕之舊易以時制冠服比考成而祀焉廟貌改觀神庥歆止予行臺鄰於祠往返所經初營建時雖盛夏亭午亦聞公騶從聲公之用心勤密所謂治官事如家事者歟况城隍之神祀典具載又非琳宮梵宇可方也雖然古者諸侯為國從事於禮樂幽明之治有本焉有文焉宮牆具瞻籩豆孔式者文也省刑薄稅以厚其生興學勸農以率其業舉直錯枉以植其善者本也本末兼盡而後神人和民生遂熙熙然享太平之治於無窮斯於聖天子之制作為不負國家簡賢圖治之意為無忝矣官於茲土有事於茲

廟者尚念之哉公修建功多各有紀載而茲廟之石
承命不容以辭爰述昭代祀典之精暨公事神之敬
而伸
其說

王慎中泉郡鹽政碑

權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今日周盡簡便矣而
閩中之法為尤便閩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瀕海鹽
所徙產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者上郡也行鹽之地
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通則課為
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戒之令
偵捕之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鬻之鹽始
得不滯而其所徙產之方非法之所行也於令甲未
嘗設為禁戒而偵捕吏兵自以徼候非常不為齟政
置也今乃不用於徼候而每以其偵捕之威施於鬻
鹽者牛舟之任載匹夫匹婦之負擔往往皆見拘執

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鬻之不當得執而駭於吏
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具賂則棄其所任
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謂綠法為虐者
猶有禁戒之令直於輕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為低昂
如於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讒及乎牛任不得以牛任
者而讒及乎人荷雖其作奸起暴尚寄於可援之條
是也今鹽之所轉徙水浮則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
而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幾於此乎產於此乎鬻
第轉之於淖漉荒澗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
異乎蔬果穀粟之行於民間而鬻此者空以醜名橫
被讒求是自為法也民苦此久矣比者余柏坡公
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戒橫刷奸聰明旁燭而司徒
新山顧公以重德為竽為一方著蔡部使者至郡必
禮其廬以容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為告余
公為慨然出禁於是載任負販之家曉然知所鬻之
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讒求捕偵吏兵亦洒然濯去

昔日為暴之心而無所覲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為郡晉江邑侯朱肅菴君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尤慎於是鹽之鬻於民間無異果蔬穀粟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徙必集於新橋浯溪之渡居民常資以為生其黨王憲達羅德靜甚私司徒公之德聲來涕泣以請曰顧公已矣吾等不忍忘相與尸祝之於家而尤願一言以記於石政俗安玩之久事之不出於法而為民病者蓋多矣為使者有如余公為士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聽焉而決行推此以及於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使與與士夫相與盡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改月新茲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則此石之記尚若司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之論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以不問而告乎其為此記蓋嫌於為不問之告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俱已也於是乎書

王慎中龜湖水利頌德碑

邑東南鄉之田皆仰水於湖其浸鉅而灌博者龜湖為最環湖而廬且萬家支村折聚櫛比祗聯總其鄉之名曰龜湖蓋以湖名其鄉也實蓋金鞞玉屏諸山之水醜為四溪流入於湖瀕湖仰水之田度萬餘畝民蒙其利而不能知其始所由作惟蓄泄之節淤決之禁臚列科條謂之塘規者知其始於宋蔡忠惠公襄守泉時所留也號湖以塘蓋邑俗方言云湖水之利於田若是博故有隄以捍海堰以陘潦坊以瀦止庸以宣流而啣淫潰決之害必有資於人力歲治月修然後無害水庸之啟閉有惰以防時有奸以病衆而豪右之侵爭狂狡之盜詭皆所以為湖之患其具不得不出於政刑所謂規者實於是取之由宋至今殆五百年守陂之夫雖具而官弗予直故守者常怠而廢事民以請於前守方公克視篆節推袁公世榮

議協於民為請於部使者既許而二公去莫之行也
屬南衡童公來守郡以事行治屬問民利病而龜湖
首及焉民方欲言公顧就而問之於是以前議得
請為言者公即符下晉江無留牘又盡民之所言繕
牘得為所增議塘規二十九條行之其鄉公善以寬
碩接其民使樂於有為不待撻罰而相誠以率禁其
勤也無斗酒尺帛之勞而自勸湖以無患比歲海登
田入羨倍粟溢他鄉人皆以侯之福我也相與代石
勒公之德且期以申教是規之詳於不廢也觀古治
民之吏以循良見稱其善非一而水利之興修為最
艱之白渠蜀之離堆楚之芍陂越之鑑湖尤其著者
也作者非不欲為無窮之利而修復之功每有待於
後人蓋民庶乖分世祀遷易則弊萌蠹穴伏於其間
如芍陂作於孫叔敖至何武鄧艾劉頌魏欣趙軌歷
數世皆以有功於陂為民所記而馬臻孟顛尤有記
於越以鑑湖之功也觀其所為如伐木通榛以納衆

流增闢水門益廣灌溉計功受分使大小戮力與夫
禁民墾湖為田立水約以裁貪爭皆於績規脗合蓋
古今異便而水利興修之宜不越此也斯規之有裨
於湖而不足恃以不廢法固有待乎人者故予特為
記之非徒副民之請以述童侯之
德將以遺後之為政者於無窮云

王慎中撫寇碑

汀漳於閩為要郡上抗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
造天牙錯距躍隴阪綠亘菁薄密綿其民狎為非義
獍噬狙攫席衽戈甲禦寇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
長子育孫生蕃齒莖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
壯視其老蹲危逗幽迺為盜數厥有治者不揆其性
不聞其習盜視彼民忿獷聖凶攻擊剗鋤如農疾莠
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徹威既狃於習且偷其生
鵠張螳怒攘奮踉躑吏既讐民民亦毒吏讐毒而積

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民惡聲膠固厯彌年所湔滌
無繇宣不悲哉嘉靖癸卯之歲郡丞繆侯宗堯移攝
事聞而嘆曰安有為吏而民實讐在邑所治處溪之
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惟為吏者之責吾將為溪
南之民湔滌惡聲登濟維新借之大道發教布令開
以誠心民聞不疑選日戒徒往泣其鄉而教諭梁君
彥錦實贊繆侯之計而決其行乃與訓導邗君夔率
學宮弟子邱道充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徒馮戎器不
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有
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旄提倪觀於周道歡喜歌
呼激越林莽昔為魁首今為長正昔為醜黨今為編
氓刮癥洗瘵復還骨肉撥霧掀曠再覩白日民視繆
侯如出子寄孥久離乳哺一旦還歸婉戀膝下始識
慈母民視梁君如騷童驕孺未識衣冠驟謁師傅拱
揖步趨盼顧驚喜吏既誠民民亦懷吏周行疆畝攷
閱壁壘曰陰爾平曰翳爾闕曰萊爾易迺犒牛酒迺

給耒耜廼分麻縷廼置門墾男耕女織各得其業戶
誦家吟知慕為士向之盜名棄去如脫溪南山川出
垢遺濁光色發揚蒼蒼濯濯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
彼在今如此烏覩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
頑之疾民之不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為泉州
南安令以繆侯撫寇之蹟告予曰願有記予不識繆
侯而知梁君之言可信故特書之
貽上杭之民使勒之石以昭不忘

馬明衡南洋水利碑

南洋自唐觀察使裴公元始隄海為田迨宋長者
李公宏木蘭之陂成於是始有溝洫之利合南洋四
五十里潮滷之區今得為樂土者繫二公之功也自
海蕩之田興而規利之徒日益廣競決渠溜而注之
田以放於海建瓴之勢旬不雨而河枯民乃艱食大
要有三害焉章魚港咽喉也東山尾閭也各處埭涵

孔竅也夫人自咽喉尾閭達於孔竅無不穿漏決裂
斃可立俟也故夫二公之嘉惠而其澤乃斬於今歷
百餘年莫之或正也嘉靖丙申新塗雲泉吳公以郎
署之賢來守茲郡始至稽故牒察民隱究利病釐淑
慝謂民事莫有先於是者遂躬歷海上風雨靡懈或
矚其要於東山曰是宜錮其則也依舊則礮巨石鋪
之長二丈上置閉關鑰以畀守者於章魚港彭花門
首涵曰是宜為之制也亦以石結砌濶二尺許低高
視洋田上下制如東山於各處木涵曰是宜損其數
而高其則也乃董埭田之數而為之涵視洋田之平
而為之則剔其私創者去其不如法者惟咨惟詢乃
謀乃度咸祈協於中以宜於民再易寒暑而功告成
於是克復其舊水有所蓄昔洋田既稿埭田隨之今
均蒙其利連歲皆稔父老歌笑歡呼謂余與聞其事
者宜有言以紀公之績余乃告之曰甚矣公之為吾
民也父老知樂公之績亦知公之心乎夫山林川澤

天地之美利也輔相裁成聖人之善政也是故搏節
愛養之制行民乃衣食不可勝用也今之耗水者譬
諸驕恣之子糜費無度為父兄者制欲而不敢肆將
為愛之耶為讐之耶父老咸喜曰然吾儕小民所知
依諸父母之懷而已爾曷知其他迺為之歌俾頌之
以洩其私公諱遠字近光相是役者貳守石川譚公
鎧別駕三榕陳公文韶節推少坡沈公鑿歌曰河水
清兮日洋洋植我田疇獲我稻稔我思我公兮謀則
臧昔為魚兮涸且僵今飲醕兮封我羊祝我公兮壽
而康裴李逝兮神曷依匪我公兮將安歸願公千秋
萬祀兮
我無違

王鈐劉將軍碑

嗚呼五季之亂士之立人國者以苟生為得逃難為
智視置君若易史視變國若傳舍覩顏勸進旁睇反

嗷者恬然不以為怪蓋不復知有成仁取義之風馬
歐陽公作五代史謂開平顯德五十餘年僅得全節
之士三子每三復而悲之比為將樂令謁劉將軍祠
於邑南門乃召故老詰祠由輒復為之酸鼻嘉將軍
之節能伸於五季訝五季之亂獨治於將軍嘆作史
者遺將軍於希有之世也將軍者五季時閩王審知
部將劉瓊也將軍從審知起固始王閩中審知殂諸
子相殘內難屢作巨寇乘之橫潰莫支留從効送款
於金陵李仁達投降於吳越將軍擁孤軍奄據屬郡
既度其主之不足以有閩又度其力之不足以推敵
羣黎依依倉皇失謀萬歲之呼黃袍之加忠臣不能
無動焉茲朱文進之所以失國陳橋之所從代周也
啣溫序之鬚以自裁酒侍中之血以見志者誰與嗟
乎將軍不以一時南面之樂而易其生平報主之忠
不以同盡有限之生而喪其永存不死之氣要之輕
重素明取舍素定可貧可賤可殺之植於天者素完

故生乎濁世而不知其先迫於機宜而不休於利弱乎過涉而必殘其軀其慷慨激烈較之歐史所稱王彥章裴約劉仁贍三君子者彼曷以加馬時移事定身後之名寄於國是而復有幸不幸吾於是重悲將軍之沒也殘卒哀而收之邑人義而祀之五馬山三峯之下墓於斯廟於斯自是郡邑有誌廟額有勅將軍之名雖不登於國史而赫赫為閩巨靈越宋元逮於今加之以封爵崇之以明祀特闡幽潛昭示永世俾與自古亡身殉國輝煌汗簡者相與齊芳競耀窮廟食於天壤間無軒輊焉歲之嘉靖辛亥子實謫劣承乏茲邑時去將軍已六百餘年假廟顧瞻題顏奕奕奕風旛雲軒凜然若挹其猶生之氣乃囑其土民之好義者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壬子子告成民悅忘勞士仰益欽遂相與極論神之顯晦摛文景慕劖諸麗牲之石

徐燠修築石門碣碑

吾閩近村有石門碣者在大江之澗當上游諸溪所
匯每歲巨浸橫流率由石門而入汎濫衍溢歷四郡
幾三十里室廬阡陌湮沒殆盡居民苦之徃歲當事
者捐官緡築隄以障其衝然率狃於因循苟且高水
湍悍崖岸盡崩官緡皆委於水以之不復事塞也壬
辰年耆老陳某輩裹三月糧竭蹶以趨闕下稽顙上
書曰閩中僻在海隅土地磽确石門碣亦候官一奧
區也其田萬畝其人千餘家其產桑麻竹木然地卑
下無隄防溪水衝啗歲因以不登厥賦下下臣愚以
為塞之便昧死奏聞惟陛下憐察天子可其奏下所
司雜議之於是閩中大吏屬其事於候邑周侯兆聖
侯單車至其地咨諏量度用父老言白諸大吏具題
獲允民之繫產於茲地者遂歡然相率捐緡錢鳩工
築隄隄橫亘三十餘里高幾尺廣幾丈不盈期而功

告成其沃壤可田其溪下者渚為湖其棄地令民芟
牧其中無不人人稱便者不費縣官一錢也今年秋
水潦橫溢石門居民得免魚鼈而畝栖野被者則周
侯世世之伐已見於此矣古人有云常人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又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虛語也石門
硤之患歷數千年旋議旋止旋築旋崩掣肘於豪
強其以鄰國為壑者十而九也惟周侯順民之情相
地之宜平險休勞不激不弛卒用成功以報塞聖天
子矜恤黎元至意此其焦勞胼胝蓋禹之餘烈乎事
既竣父老願得余之一言勒石樹於其鄉以垂不朽
余曰唯唯乃為之銘曰惟茲石門卑濕之原眾流來
奔建瓶而瀉宣惟害稼溺民廬舍潰為江河傷民實
多瓠子興歌幾千百載巨浸為害民則何賴惟我周
侯爰咨爰謀障諸奔流奔流既止民用以喜伊誰經
始安厥室家以桑以麻甌窶滿車昔也魚鼈今也
樂業維侯之烈侯烈無疆河水湯湯萬年俱長

林欽楫相國葉文忠公碑

閣師元輔葉文忠公天人也輔相三朝今上登極首
詢師有召用意而師不作矣計聞震悼贈太師予祭
葬備極優渥上方慎重易名不輕一字輔臣兩擬以
請特予文忠中外翕然稱無媿馬師諱向高字進卿
別號臺山萬厯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庶吉士
散館授編修未幾副成均兩年轉中允丁酉副典南
畿試厯諭德庶子元子出閣充侍班官師長髯於風
來拂拂動皇太子喜私告中貴曰此飛髯先生也已
亥陞南禮部侍郎與推閣員尋為南少宰江夏郭公
正域與四明沈公一貫有郟妖書起郭危甚師貽書
規切四明沈銜之以是在南久不調丁未拜禮部尚
書東閣大學士維時同拜者三人而東阿山陰相繼
乘箕太倉堅卧不出吾鄉李文節公亦以煩言去位
而師始獨相矣神皇帝深居久宮府阻隔事多留中

師隨事補牘疏揭或數十上久之上答師忠誠倚毘
綦薦而師彌殫其心力知無不言乃其最大且難者
尤在國本福王上愛子也有匹嫡之疑師竭誠調護
不令外知先是光廟生母王貴妃薨師擬旨喪葬務
從優厚妄男子王曰乾告變言鄭貴妃福王欲動搖
東宮師聞之慮此疏一窮竟中外紛擾密具揭謂貴
妃賢明福王賢孝臣萬萬保無他奸人所為當靜處
之勿為所動以揭付內臣曰上問方進上初覽曰乾
疏震怒拍案左右辟易良久沉吟曰此大事閣下何
以無言左右以師揭進天顏頓和緘疏不開次日復
微問疏當批發否師復密勸上無發發則上驚聖母
下怖東宮即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唯留中勿宣
布其奸徒俟別疏批治之上悉聽師言宮府晏然福
王久不之國師引景王留邸皇考危疑為戒且言礦
稅之行欲竭天下膏脂以予福王語甚危激上為剖
析明無他師復言莊田一事外議謂王借此題目以

緩之國願早定日期師屢求去上欲慰師勉俞之尋傳諭謂聖母稀齡欲留王上壽師封還諭旨謂上壽聖母而實留王人謂皇上孝事慈母之盛心乃臆留愛子之私計上徘徊嘆息次日如師請定以明春福王所請莊田數萬頃疏減其一又勸王辭其一皇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為東朝願分少許惠福王妃正色曰此正全力為王處皇上春秋高趣此寵眷時啟行宮中如山之積恣王所欲若時移勢改恐額外絲毫難得况積年口語可畏一行冰釋且得賢聲老臣為王何所不至皇貴妃感悟乃聽王行是舉也不動聲色而措國本於泰山之安諸所納牖未易縷舉內旨嚴催戶部買辦二十萬及續派織造龍袍四萬段師力爭罷之畿輔災師備述百姓流離狀請發帑賑濟上為出帑金五萬米十萬石聖母亦賑金十萬宮中各出剩貲佐之各省以水旱告師請兼留二季稅銀分賑悉允行礦稅四出民不堪命而高淮高

家尤甚上以師疏撤回淮家罪之先後忤璫被逮者
賴師婉解皆從寬貸楚宗室得罪已伏法六人其餘
幽繫高牆五十人困苦不堪師為請不得甲寅聖母
崩乃於撰遺誥中行之並得赦免考選科道久寢不
報師以去就爭上不得已允其疏他如點閣員補大
僚停礦稅發邊餉催南北計典諸疏大小臣工所交
請不能得者多為師勉從即或不盡俞亦必溫諭再
三每有賜賚勉師祇受曰其以成我君臣相得之美
師何以得此於上哉師自登政府即拜疏自矢無營
身肥家狗私罔上無以成心違衆以勝心敗羣以黨
心植交以患得患失心固位先資之言一也才情敏
妙言辭數習或時中官立待回奏師口占授書反覆
詳盡即入主讀之亦為心開二也款款樸忠入告之
語未嘗輕洩間有密傳奉行為朝議所非不難為上
引咎上每告近侍此閣下未嘗欺我一言壞我一事
三也休休大度廉公無私獨相七年未嘗害一人未

嘗受人金錢向六曹請一事四也唯是明主忠言易
入廷臣意見難消門戶橫生排擊逸如上雖眷師而
師以盈滿為慮前後求去六十餘疏上知不可留乃
俞師歸瀕行恩禮優渥歸家亟賜存問予廢及孫時
時眷念及張差挺擊嘆曰葉閣老在必無此其見思
如此神皇既崩光廟嗣祚在潛邸日每曰我有大恩
人未報即位數日手詔召師將虛已以聽而鼎成奄
忽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師感兩朝知遇矢竭股肱
以報熹廟立入謁二陵悲思感涕賦詩十二章以獻
上嘉嘆付史館時四方多事軍機旁午師應機如流
動中窾會魏璫正忠有寵於上賜名忠賢巧黠譖王
安殺之師言王安於先帝實有功大拂璫意時璫羽
翼已成外庭稍有觸忤輒遭譴逐大僚則司空鍾羽
正宗伯盛以弘少卿高攀龍等言官則給事章允儒
御史帥家夏之令主事劉宗周等或擬廷杖或擬褫
職又欲毀講學書院遂鄒公元標馮公徙吾師反覆

申救甚苦璫雖稍戢而虎視尚耽歛人汪文言故以
機警得幸王安安死避揚州改名再入為制勅中書
會事敗詞連太宰趙南星僉院左光斗都諫魏大中
忠賢欲除文言又欲盡傾大中等以師申救尚未發
第杖文言而釋之副都楊漣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九
卿科道連章繼上請誅忠賢上切責言官欲逮繫為
首者師立救解且言昔中官暴橫無過汪直劉瑾閣
臣如商輅劉健謝遷只有一去李東陽之隱忍焦芳
之貪戀遂千古遺譏臣雖不才自處已審忠賢不悅
御史林汝翥嘗責內使璫大恨之傳旨廷杖陰聚其
黨持鐵鎚待御史御史亡去傳匿師所忠賢遂借以
窘師師具揭自明上慰師而盡收中官師移家城外
再疏乞休并前共七十餘疏始允歸陞辭勸上寡慾
養身勤政講學上亦為動容歸里憂心如焚遂成膈
疾於天啟七年八月念九日卒蓋去熹廟賓天之期
相隔五日耳不佞楫愚不足以知師然竊規師於三

朝之際政如良醫之視疾所療極難在神廟時上下
相持如人病瘡師治之主於委曲開導使真血脈流
通雖有小闕無傷元氣故神廟亦甚感師謂善處人
父子兄弟問燹廟之時逆璫竊柄如人病癰師從中
調劑自有妙用如良醫先殺其毒而徐投刀圭乃當
時快於一決致內潰不可收拾亦國運之一厄也顧
說者或以一味調停為師詬病夫時局之弊深矣閣
權既輕不足以彈壓羣鷺惟虛惟平可以調物情而
維國是竟師在事士大夫出入安穩如坐平波誰之
庇也師嘗言宋世之黨如元祐皆真君子熙豐皆真
小人故調停之說不可用若今日則彼此各有君子
各有小人但當去其小人用其君子勿問其為何黨
乃為蕩平之道不佞楫蓋有味乎其言至處魏璫一
片苦心又有他人俱不及知而楫獨知之者方楊大
洪疏上時師乘間語楫楫曰夫去大奸者當留尺寸
地使之有所容乃不反噬今驟以滅族之罪加之彼

豈肯安心就誅，因獸猶關。况君側之罪乎？師曰：吾意亦如此。忠賢雖不識字機，智更深。今臺省交章，激必生變。吾欲密誘之，俾出私宅待罪。彼在上前，日夜祈求，故得行其計。一出私宅，其黨必有相圖者。治之一獄，吏足矣。聞忠賢初亦有待罪意，而以南北持之急，從其黨李永貞之計，遂肆毒於士類。嗚呼！成天下之事者，果不在激也。當日不諒者，謂師憚瑤不肯助大洪師，如啞子吞苦，不敢自白也。曰：今日誠難與諸公角喙。他日高皇天御閭羅冥校，我可暢言諸公悔失言矣。師坦直夷易，不以城府待士大夫。家居布衣，徒步與田夫樵叟相應。答如响，愛福廬之勝，捐貲卜築。往來其間，觴咏碁奕，蕭然神仙中人。為文如蘇長公，意到腕隨，悉暢胸中之所欲言。詩似王摩詰，書翰一札十行，晃如雲流。所著有蒼霞集、續草餘草、綸扉奏草、尺牘、讀史隨筆、詩則紀遊小草、賜歸凡三篇。行世銘曰：福唐之山，天馬蜿蜒，寫生名世。轉日虞淵，奏籍

金閨橫經抽史美髯飄然東朝色喜佐銓典禮雍容
陪都十年薪積為友集枯乃穆師言迺升揆路公權
素風文穆雅度神皇靜攝宮府九閣惟師納牖霍如
披雲國本危疑一誠默結羽翼已成不動聲色獨相
七年几几赤舄致政歸來野老爭席光皇求舊絳車
遄徵鼎成奄忽洒淚二陵再入綸扉中外多故手拮
口瘡力扶國步房謀杜斷合為一人百函競發應機
若神天未厭禍內癰脩伏師如良醫徐殺其毒彼壯
於頰快心一擊竟遭反噬尤師不力師所咤言閻羅
之前更誰知者神考在天聖主龍飛堯天再旦寤寐
良弼思公三嘆嗟師一身繫國安危九原可作吾
師與歸乘箕者說降嶽維申百爾君子視此貞珉

國朝康親王祠功績碑

天眷我

清奄有區夏薄海內外罔不臣庶

神聖相繼累洽重熙歲在甲寅
今皇帝丕基十有三載念永綏者定用矢文德以洽九

州雍恬既極孽芽滇黔乘間首禍煽其狂易蠱惑殊
方於是

天子赫然震怒齎行天討命將總師各有攸屬獨慮閩
地海澨險要遭艱投鉅非懿親大賢莫可勝任特簡

和碩康親王佩大將軍印

貝子加寧海將軍統兵以出誠以英猷壯畧夙契

帝心義問休名既仁且武萬口一聲允孚中外授鉞之

日三軍首執莫不鼓舞奮勵視寇若讐同澤同袍謳

歌載路王則夙夜祗戒計閩浙址界相錯時東浙

山澤蠡起實繁若不先定浙疆即閩地未可徑入乃

密運籌畫分貝子兵由金而台而溫而處次第底

定遂親統各將軍大臣及提鎮諸大帥鼓而臨衝一

戰破賊長驅度嶺前途倒戈萬姓崩角壺漿單食後

先載迎始而平建平延進而平福由是而邵而汀而

興咸以率服海氛尚獺猶逞其毒噉以還以距王
乃指授勝算奏大捷於烏龍江隨分命臣帥席卷迅
下島嶼鯨鯢創戮殆盡委棄甲仗齊於熊耳惟餘殘孽
跳波以竄漳泉悉寧是役也自振啟戎行為旬不
盈二十而八閩大定蓋自古出師告成未有若此之
速者也 王復慈憫存心哀我赤子厯遭變亂瘡痍
蔽莽婦子仳離乃躬自告誠文武存訪收郵毋俾骨
肉流散令明紀肅鹵獲有禁故兵入之後市不易肆
農不改畝軍民比屢而居咸相嬉洽家室康樂遂勤
幹止陳請蠲賦以蘇子遺八閩士庶如解倒懸而登
衽席謳吟沸起洋溢道塗靡弗頌 王之仁欽 王
之武且匪獨止此江右饒信間有不戢者間畧子女
立為多方簡料歸其家人雖非麾轄所暨亦視均一
體而威惠遐布敷達異域粵東潮惠之踞地為梗者
且感泣革心間關來閩投其誠款拓地開疆將非銅
柱玉斧所可限劃斯又自古出師化行閭外未有若

此之神者也爰是閩之縉紳大夫士及里巷黎老以
開極忝珥筆之末當勒文以紀其盛開極實庇王
之麻造其何敢以不文辭念我王以國之宗藩與
皇家億載同其休戚矧天鍾英賢為宗社萬年磐石平
閩之功所謂王國事家事亦奚俟國人欽詡揚其
盛烈獨是王虜功偉伐稽之簡冊若樓船下瀨無
足比數其提師疾入如迅雷震霆負固者輿璧恐後
方之雪夜潛軍掩取元濟則裴晉國之平淮蔡不及
是也其開誠布誠將卒用命城破之日不戮一人不
私一物方之克平建業裝惟圖書則曹武惠之下江
南不是過也夫功高不伐德盛不矜率禮蹈恭冲和
簡恕左右臣僚改容降接慰勞卒伍藹若家人是其
溫愷也嗜好恬澹清風穆如無封無靡不邇不殖凡
耳目玩好新妝佚遊咸屏絕弗御是其儉恪也從善
如轉規納計如順流一才一技罔不兼收於帷幄虛
懷博採霽顏翕受又其集思廣益也猶復研輯典謨

探窮圖緯雖在金戈鐵馬之餘不忘論道談經之雅
更其遜志時敏也是王之徽德懿規以管蠡窺測
何能揚扃其萬一行將載在史冊勒之鼎鐘炳耀千
秋垂示萬禩閩人特誌其一方之私用紀更生之澤
於不朽以俟太史採風或有取焉敬書此以鐫貞珉

王恕

惠獻貝子祠功績碑

維

天篤生

聖皇肇造區夏奠安神人以開億萬世無疆之祚則必
誕毓忠勇材智之臣為

國藩輔宣力策勳以保乂我
王家其殊猷偉蹟既彪炳

天潢巍然王牒矣而盛德之在人澤遠而風長謳思尸祝久而不能忘若閩人之戴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宣非亘古今塞穹壤與周召比烈者歟康熙十三年甲寅耿逆拒命阻兵謀以閩應

吳尚二賊浙東所在告警

聖祖

仁皇帝知貝子神武素有戰功殲海寇鄭國性於漳

特拜寧海將軍偕名

和碩康親王督師討之秋八月大軍至杭州是時耿逆所遣偽帥曾養性已由福寧渡海陷溫逼台別攻

處州矣

貝子與

康親王計議事勢急浙而緩閩浙東平則逆賊無藩籬之固閩不難破也遂與

王分兵趨台州台之屬縣已為賊據時出抄掠吾糧食

貝子至首復仙居十四年五月遂從間道入黃巖感賊於樂清上亭嶺水陸夾攻賊大敗潰去九月樂清太平青田大荆磐石五城皆下初貝子之分兵也紹興之嵎縣亦陷於賊別遣將攻下之因撫定其民於是杭州之路無梗故得一意討賊十五年二月

貝子已解處州之圍遂引兵而東是時曾養性聚平陽瑞安石塘羣賊於溫尚十餘萬

貝子親臨行陣連戰敗之進逼城壕沉其船於江賊皆溺死曾養性裸而跳遂克溫州曾養性既敗收合餘燼走保得勝山掘塹為濠引水環之連營固守貝子乘夜大霧潛師登山將士皆踰濠苦戰賊不得出復大敗遂撤溫溪大蹠石塘定雲和行收龍泉慶元等縣賊氣阻喪降者相繼而耿逆坐困於閩矣凡大小之戰百餘得府縣城寨百五十六斬其文武偽官九百六十五人其朱飛熊吳長春尤賊驍將倚為

腹心者也生降其士卒四十餘萬鹵獲軍資器械無算如火燎毛悉定紹台溫處四郡之地從古用兵之神盪寇之衆蓋未有也

貝子已定浙東遂引兵由慶元間道入松溪與康親王會於建寧賊望風宵遁九月進攻延平賊將耿繼美郭忠孝等猶城守不下

貝子不忍閩人掬刈之慘遣使許以不死遂率偽官六百八十八人兵一萬一百二十人民十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人開門出降先是海寇鄭經規取福州所遣偽都統徐堯有賊三萬軍鳳山嶺上貝子既至揮將士急擊之賊望見我軍旗幟怵於漳泉之威不戰而走連拔其營十四斬獲過半窮追四十餘里於是狂醜震恐面縛乞命興泉漳汀相率反正兵不血刃而全閩底定矣

貝子御軍嚴整用法無私知人善任使又能與士卒同甘苦謀定而後戰故所向有功方

貝子由桐溪出青田身先士卒手牽所乘馬以鞭作杖失足折其指及攻温州連戰不克晝夜焦勞齒落其二軍行之次帳幕不時至路宿野外蓋自督師以來侵冒寒暑踐履險阻出入於深山窮海之間三年不少休以是積勞疾作至建寧乘舟而行鳳山之捷猶強起力疾督戰大功甫就而歌虞及馬其盡瘁定國不以死生疾病牽其志故士益感動用命當王師之入閩也

貝子疾已甚而教誡將士所下城邑民老幼婦女不驚市不易肆農不去田既俘耿逆振旅入福州四郊晏然不知有金革之事嗚呼仁義之師神武而不殺完肝腦于罔昆轉溝壑為衽席

貝子掃殄之功在浙而生全之德在閩矣貝子既薨資裝蕭然不能備禮百日之祭護衛親軍合饗于幕下夫以王室之懿親仗鉞專征而凜凜清節如此蓋

上賜之金貂銀幣以及甲冑衣裘鞍馬弓刀等物皆于軍中賞士殆盡城下之日無敢取民一笠故初薨以迄喪還巷哭路祭者不絕訃聞天子臨朝震悼顧念勲勞

諭祭
賜葬

恩予易名
親灑

宸翰立碑墓上以彰

貝子之純懿勲烈用昭示於萬古方

貝子受脈之日尚逆已叛于粵吳逆且出擾湖湘旁掠贛吉西窺寧夏薄閩中三孽連衡半壁騷動而

貝子手提

天兵奮揚威武使吳逆不敢渡江尚逆不敢踰嶺黨渙于東南而勢孤于西北羽翼既翦大慙自得功止闕而廓清在天下

天蓋誕毓之以康靖我國家者也豈偶然者哉乾隆四年

鎮國將軍德公以閩浙之節式蒞茲土實惟

貝子之文孫為世大儒用能克紹先德以仁義為治

文武率職邦人大和因議建

貝子祠于烏石山之陽以祀春秋徃民志也逾年八

月之朔起奉

命來攝撫事而工適竣因得虔修時祀禮成而退有金

冰老人自言少時曾見

貝子于軍中歷歷前陳其事僚吏將佐肅然動容階

下之人有泣下者既藩臬之大夫斲石來請文夫以

貝子之豐功盛德勒鐘鼎而垂史冊聲光爛然豈恕

所能為役惟是博徵文獻實以老人之言而知閩人

之心之思之久其何可不書以慰之也因僭書貞珉

敬為之頌曰

上帝降鑒活此下民

真人首出電激雷震函夏考定航索悉臣
聖子神孫式敘三辰慶流屬籍角定振振曰

天生德寧我兆人閩有凶慝彼昏卒狂煽脅醜類繹駢
南方與滇粵賊蟠結披猖肆其機牙而拒斧折遂犯

浙東以搖江右
天子曰咨我撫之厚而敢同逆其胡可宥玉節金鉞

賢王是授
王既拜

命誓師于杭
天兵四臨賊氣沮喪麾蓋所指我武孔揚遂落其距亦

搃其吭藩羊穴鼠散逆犇亡浙東既靖師次于閩下
建臨延盡降其軍狂賊失據自繫牙門閩地悉定重

王民為

王奉

宸言布我恩信罪止其魁餘無所問既掩皆骼既恤既

賑門迎子女伍戢兵刃始時閩人憂懼其灾今相告
語幸

王之來吾粲吾粥吾褚吾襦吾有室家
王實予之吾閩之完世載

王德我

王之來為閩除賊功成而薨閩人大減年歲有極吾
思曷息是作新廟道山之陽其筵肆肆籩銅大房何
以薦之黍稷膳腳孝孫來享來拜于庭是貽是繩降
登傍皇於

王有孫翳閩之福閩人熙熙以介以穀揭虔妥靈春

秋齋邀刻詩
于碑永耀南服

鄭開極陳忠毅公神道碑

今

上聖神文武威靈震疊太和淪浹俗登仁壽普天率土

悉尊悉親逢國大慶輒沛榮恩大小臣工咸邀異數
至於仗節死義之臣及加愍恤贈官廕子易名遣祭
建祠暨額窀穸之地 綸誥臨馬典何盛哉蓋寵嘉
之所以慰死者之魂而俾生者共知綱常之大君父
之感人人奮於忠義也忠毅陳公奉

皇帝賜葬既壙於侯官桃源山之原而東南神道宜有
碑碑宜有文余仰公之致命成仁而復重其嗣子之
能以禮請也則謹記公之世系族出歷官行治以至
其塞天地光日月之大節而下迨二淑人之同膺卹
典獲祔於禁兆者有槩有詳綴之以銘公諱丹赤字
獻之號真亭與兄雲岩公諱丹蓋同中順治辛卯科
舉人其先固始人有官閩博士者家於侯官遂為侯
官陳氏傳至曾祖逸竹公祖達軒公世有隱德生公
之父武夷公諱期陸為邑名諸生以公贈通議大夫
公詩文逼大家立身與人節槩不肯熟軟媚耳目
後兄選粵清遠令公以銓試第一簡四川重慶府推

官隨署重慶二府事是時張獻忠初滅蜀逸東尚為十三家所據會勦之師環集境內公招亡壘荒疎刑設教仍籌給饋餉以濟軍食蜀平奏上最內擢刑部主事丁內外艱歸服闋復補本部尋陞本部員外郎與纂修品級考全書公三歷秋曹平反出入必得情人無敢欺已酉差權天津關天津地近畿輔巨商大賈四方萬貨之所輻輳前此者視為美差獨公洗手奉職官稅外不私一錢是冬

天子幸瀛州公接駕荷慰勞馬既復命晉兵部車駕司尚書郎與修中樞政要鹵簿之尊驛傳之細屬公職者檢核必嚴初公之舉孝廉也以文章名天下及其司李蜀以陟部察也又以經濟剋曹署其不知公者徒羨公之遭逢即知公者皆以公為文人為才吏豈知公之文也以行踐之才也以節終之哉癸丑浙江分巡溫處道缺人上念東甌為兩浙門戶且襟帶大海非公無與釋東南

憂遂以僉事道命公出公下車見海禁操切窮民絕
魚蟹之利入以久在刑部痛命獄大案多稽延繫囚
每牽連歲月不結心默傷之怱怱然曰甌鄰海鎮協
武臣擁重兵吾建牙斯地反無一騎一卒設有不測
何以守封疆恨格於位不獲以封事入告耳未幾攝
臬篆以伺朝覲公喜曰吾言得上陳乎立草三疏挾
以行一曰死海禁二曰結命獄三曰復標兵行至山
東會滇變大作有 旨諭天下凡入覲之官亟還固
地方疏遂未及上還至東昌聞閩藩耿精忠反公方
食投箸起曰東甌與閩接壤閩叛必首攻東甌吾職
在分巡安敢須臾緩即棄舟陸行倍道至維揚時自
長江以至錢塘譏察戒嚴舟楫必結隊相援日開帆
十餘里毋敢夜行公獨駕小艇衝波奮摧僅三晝夜
達嘉禾飛抵武林謁撫軍密計防禦策立談數語即
馳歸治所繕城堡練鄉勇蓄糗備食未嘗一飽寢未
嘗安枕適海寇朱飛熊乘間出没人懷疑懼公大張

榜文指示順逆禍福以安民心語多侵取逆或謂公宗族在閩恐受毒公叱曰亂賊人人得誅吾誓不與俱生國有難遑恤宗族哉居無何平陽軍弁縛其帥降賊賊攻瑞安縣郡城兵將往援者觀望無鬪志而海寇長驅入內港擄掠江上鄉民爭提挈輓負走入城鎮帥欲禁之公曰城以人為固人以食為命今民輦米粟入城民即吾兵食即吾餉此天之所以相國家也急納勿阻於是來者數萬人公見賊勢逼親自作書請提鎮援師曰本道矢志死守以固外藩孤城無援心力俱竭東甌有失全浙震搖此正臣子効命之秋也不速救如地方何插飛羽日馳十數次血淚淋漓滿紙上題封幾不可辨斯時也賊覘公親守小南門相與議曰城中官惟此人招不來麾不去其餘無難事耳乃水陸併力專搗小南門鼓聲震天矢入如雨砲礮喧轟山崩谷裂礮城下如蜂屯螻沸惟見刀斧劍戟閃爍日光中公懸賞格能擊賊者計功予

緩自擐甲宵日登陴三巡大宣忠義獎激語守者皆
感泣奮勇賊從烽燄中望城上見公談笑自若無怯
色爭驚為天神不敢近退縮十餘里越數日鎮帥祖
弘勳聞援兵前鋒駐對江大恐弘勳固早與賊通思
以城叛者乃佯遣其遊擊馬文始與公協守實以探
公意公每與言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歆歔慷慨誓以
身殉弘勳知公志不可奪於是陳甲仗於城東華蓋
山之大觀亭請計事思以兵脅公巡捕千總姚紹英
廉其謀諫勿往公曰弘勳官巨鎮食厚祿諒無異志
即不然吾以大義曉之安有奸形未著寇在門庭商
戰守大事而不赴者乎至於死生吾已置之度外矣
遂往果見兵皆露刃夾階下立公不為動坐定弘勳
言曰賊衆兵寡能無慮乎公曰吾城守會剿合援師
前鋒計可半萬瑞安之旅足為犄角計日提督大兵
集直滅此朝食耳何慮兵寡弘勳又曰即有兵如無
船何公曰吾用水師戰艦列於江下流以禦寇雇民

船駕於江上流以濟援兵何慮無船弘勳語塞其屬
弁揚春芳厲聲曰城中無糧縱有兵有船誰為我用
公曰若言誤矣吾營餉給滿此月而遠所鄉民米粟
在城者露積狼籍若乃造此語慢軍心耶起欲歸賊
黨呈耿逆諭獻城書公怒曰若輩受國恩當効力死
國事乃欲從亂臣賊子反耶此物豈可汙吾目以手
碎之弘勳奪去宣隱語殺公賊奴高魁執巨斧劈公
右臂公笑曰我不怕死我頭可斷城不可得也裂眦
決齟罵不絕口爭挾出亭外公致命時甲寅六月初
一日也唐史載張巡許遠死睢陽時年俱四十九公
忠肝浩氣與張許同尚少三歲云公歿之後海禁開
命案以限結悉符疏語使當日標兵早復公得以勁
卒自衛弘勳必畏不敢動深溝堅壁以待援師內外
合攻賊屍將盡瘞江魚腹中何至有大觀亭之變哉
天蓋使公以一身昭揭綱常為世道人心砥柱而顯
我國家有仗節死義之臣也

天子恤公忠特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廕其嗣子一夔復遣官諭祭賜諡曰忠毅建特祠於殉難之所春秋有司行祀事焉己卯歲駕南巡嗣子一夔以湖州知府伏迎

上溫旨曰汝父盡忠報國朕親書名垂青史四字以昭汝父忠一夔捧歸摹額懸祠上公先娶王氏先公卒贈淑人後娶曾氏封淑人逢覃恩加封太淑人今合葬或曰是賜塋也宜分余曰不然曾太淑人從任東甌當公殉難時虎視耽耽賊思盡根株而痛斷之能乘機應會恐死存孤以養以教俾嗣子一夔自州牧以厯監司才稱其官諸子讀書成名不墮父風以展王淑人未竟之緒功莫大焉義重糟糠榮均優恤則以命婦祔也固宜是碑也君行仁臣勵節夫殉國婦立孤父教忠子盡孝一石而三綱揭其上於萬斯年長永存哉銘曰赫赫我皇駕虞軼唐帝心簡在胡以忠良蠢諸滇醜眼鷹臂螳妖氛遠煽狡啟

閩疆波鯨蜃戶附和猖狂孤城屹屹東甌在望忠毅
李蜀鳳翮麟祥清華內簡乃陟部郎建牙以出巡履
斯方欲騰封事歛覩攬槍擴門拮鎖活納流亡且修
且練廣峙糗糧憊精喫血力固金湯援師不至魑魅
鴟張手持一矢誓射天狼奸狐沙蜮倚伏蕭牆公殉
大節就義劍鏘天蒼日白彷彿睢陽贈諡祭廕
賜葬幽堂祔之二淑維德之行象賢顯世王休
對揚維君維父覆載難量卓哉顛山高水長

墓志

宋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厯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吳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
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
激無所迴避權幸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
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
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
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
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
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
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
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
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議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
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
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注內銓御史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
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

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岡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兵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俗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奸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千百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

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闈
人大便公既去闈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
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於石曰俾我民
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院學士權三司使
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
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
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奸發隱吏不能欺至
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
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
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
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
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
三司使居二載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
以往二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
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
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

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皓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遂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適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

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恤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其銘曰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疑疑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盡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歐陽修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

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攝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為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溪縣尉縣媪一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

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寬吾不可不為理乃
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
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
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
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
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
何術得也長溪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
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
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
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
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諱又
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
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
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
乃為之銘曰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

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
行送樞退之有言死孰謂夫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
幾以此慰
其父母

蔡襄宋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光祿劉公墓碣

公諱若虛字叔陽姓劉氏漢之衰楚元王子孫不去
彭城歷魏晉以來彭城劉猶為著姓至唐司徒晏以
雄材精智用轉流輕重之術於乾元上元之間飽國
饑者二十年至宰相功名益顯晏兄暹為汾州刺史
治有聲稱生大理評事談經評事生左常侍濛常侍
生吏部郎中堙堙自司徒至吏部四世或居長安或
在汾晉吏部生伎實公之曾祖考也為鄂州節度判
官湖南帥據其地自王兵四起乃以其孥循江入閩
居泉州卒葬南安縣始為閩人鄂州生文濟是為祖
考徙家福州閩王王審知以其女妻之卒官吏部郎

中皇考府君諱甫閩亡事錢吳越王法自取所部以
為俸府君不入一錢逮王歸京師而其官屬大小皆
得仕府君以母老辭不就祿至今閭鄉稱其孝廉娶
李氏生子九人公其次子也公嚴明有大畧始學見
鈔錄集書如白氏六帖類即麾去日要當以法禁去
之耳通五經大要摘其旨義以為修身治官之用不
苟為利祿學也咸平五年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
温州永嘉縣還上所為文章真宗皇帝尚儒每親程
自言者召中書試就遷寺丞知隰州溫泉縣移通判
保定軍再遷太常博士通判洪州大姓胡氏子殺人
以厚貲雇老貧者代死舉郡為之覆藏獄且成公曰
被殺者年少壯強今囚瘠老豈能制其命躬劾之果
老貧者自賣以資其家於是捕棄胡氏子市出受錢
代死者郡中驚伏瀕江民以漁為生而土豪常半取
之曰江食我田汝漁者吾田所也公按視奏除沒江
田租縱民漁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知邵武軍其俗鬼

而不醫平居殺牛聚酒侮欺善良喜鬪擊以氣力加人而得罪戕意愜不恨公至撤淫祠禁巫覡教病者藥朋醉羣鬪賊竊恃強寘於深法又治孔子廟收學者為之開說孝弟之行尊獎賢節吏民刷故所為而聽公之所以為習俗大變年五十卒於官天禧三年二月十三日也其年九月八日辛酉葬福州懷安越城里公以恩受其父之太子洗馬致仕祖母馮翊縣太君母潘源縣君夫人新鄭縣君贈工部侍郎潘吉甫之女淑慎有禮嬪於大家承上以順睦象以和終三十年人未聞其笑罵聲閨門之內肅然也及公卒愈自約以奉時祀勅諸子學遂以有成為父為母皆有稱問男四人長曰奔不通勢利負奇自隱曰奕有大材智曰昇以文學知名皆終尚書屯田員外郎曰戒未仕女適進士林孝伯某初與奕昇為同年進士奕嘗謂予言丁謂為宰相私天下士必歸我乃得進聞公聲名欲得一見即推進之公不肯往於是始知

公之所以立身也慶厯中余知福州州人言公事親
親有疾輒不食肉酒居親側雖大暑中夕必嚴衣冠
長幼內外皆有法度鄉人效之又知公之所以為家
也後為轉運使至邵武邵武稱公廉平市人持物入
廡舍以就善價屬官莫敢侵牟治事快於決疑靜於
臨劇初若不更意慮及施下皆當理要守法不貸而
民不敢怨又知公之所以為政也是三者皆世人之
所難者故悉書以為法公以二子為郎累贈光祿卿
銘曰劉自漢文史載陳唐有管蕭晏其人厥材絕特
持國釣晏兄而下八世孫剛嚴明允惠在民蟠於郡
治屈所伸種施必獲後
嗣振孰從考信惟隧文

蔡襄宋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潤州劉君墓碣

君諱奕字蒙伯其先漢唐以來世有顯人至祖考皆
事國朝考諱若虛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光祿卿光祿

之碑某嘗銘之矣系次詳焉君天聖八年進士及第授惠州推官疾不果行次調南康軍判官移知洪州武寧縣事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歷知鄭之滎陽鳳翔府判官通判漳州潤州事以皇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終潤州年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葬福州懷安縣靈山鄉越城里夫人陳氏封寶應縣君子康夫寧夫岐夫女長適韓昌國次明州慈谿令陳章其季進士林回君於文章要以理道為得不苟聲律其論性情推明孔子之法尤非浮屠所傳力教於人開曉其路從之學者咸以吾道自處久之貧無以生就舉進士中乙科喜曰吾不能為時之文章恐不復得仕進今幸中第吾志得矣其在武寧民喜訟而易刑為令者多嚴法以止之猶不能勝君雖細事為之盡心有兄弟訟者譬之親愛之理以感動之輒涕泣自咎引去刑省而民格慶厯中元昊叛陝西用兵韓丞相為經畧使辟君鳳翔一道兵民劇事

多倚君辦集連年兵敗民窮乃上書朝廷言其兵所以敗民所以窮之狀其畧曰陝西之要練兵運糧最為首務其策皆為未得都部署上將軍之任也而無專制之權其偏裨才否不敢輒去留之軍無行陣之法見利輕進畏敵遽退所以每戰必敗偏裨不死上將之令士卒不知什伍之制其理豈有勝哉邊戍益多廩粟益廣轉運使職其事也今之轉運使皆以序進不計其能未更年歲屢遷易之文書凡目曾未能知其暇以民為意乎一方之患內靡度支外輟兩川之賦調及天下關陝之民流離窮困而邊儲日窘不幸天下之患有大於此何以支乎蓋由轉運使不擇其材不以其任無所歸責也又言備邊宜募土人給之閒田使之自衛其境可以省費言數十條率多此類事格不報漳州漳浦有虔州民四百人入縣買官所賣鹽令捕之民因鬪拒遂鞠其私販而強捍其法應死囚多繫久疫殍相屬君為直其非私販而出其

不鬪拒者坐法數十年而已君初仕顧天下事若無所為而可辨歷官二十年所至施為謀議多不能如其意然後知不可以力為也於是補吏南歸展省墳域緬然有退耕之志而未果也其終之歲子適寓潤君病漬以手書謂子曰吾止於此矣惟擇子遲記既終敝無新衣索無餘資郡使民集錢二百千以贖夫人辭馬歸葬於閩居無室廬產無田園勤勞其家清節不渝夫人之力焉嗚呼十年之間康夫以學行自立而能請文永其先烈予既悲之而又慶其有後也銘曰文槩於詞在天聖初牽拘媿偶華調剝膚君於斯文本末扶疎世言性情淪於浮屠君為中庸聖哲之樞經營萬務於時有需既官於陝晝思夕圖條兵轉餉實究民痛上書於朝事願之殊漳有寃獄十百其徒辦處平治脫釋不辜最後丹陽聲聞益敷齋終克明歸宅海隅父子兄弟次第不踰既順以安斯其已乎

朱熹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教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迄秦漢以至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台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伏而讀之早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又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

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龜山既歿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
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
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
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
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兒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
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益
焉龜山一見竒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
為叔父將仕郎廷之後中間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
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
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俾詔搜
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
大務上為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為右迪功
郎尋除詳定三司勅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
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
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

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異當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為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休戚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為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詞色公即移病告老帥悟謝公為強起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侄遣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歿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書及生平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

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
禮法子揆承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
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
男閑闡閑闡女適某閑於是以前功郎為全州州學
教授始得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嗚呼聖賢
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
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
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
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微幸於有聞也
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余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

明鄭善夫高時菴先生墓表

鄭子隱居鼇峯之北有高子澌者九人與遊時登山
釣水嘲風謔月余必九人偕而九人亦莫予之逆也

邦人見而指之曰十才子來矣復曰四生蓋詆之之辭也然雖詆之而名亦嗣是日起灑家最貧然事母至孝事兄至弟身菽水得錢即以畀其兄妻紡緝為生卒歲無愠余久而難之丁丑秋余有四方之役灑銜其母陳氏之命來曰先公德浮於用有美弗徵灑復弗克肖恐遂歿於灑之身後世亡有述者先生幸哀而表之余覽狀嘆曰風之下久矣自閩牆之刺作君陳不作漢晉唐宋以孝友起家者一指數而盡傷哉吾方弔往昔而諦觀乎天下久而弗吾應也何意乃今得高氏於吾之鄉吾無得而闡之耶無幾何林子鈇傳子汝舟報曰灑之母於是月日死矣殯無容棺之所再旬日而即幽於是乎孝友之門戾此其極也悲乎今者尚恐公之弗表哉高出宋迪功定之後元有慶生通三經為醇儒入明旭最以行業顯旭子基基生四子其諱鑑字孔明者即公公少彊立博載籍至干常犯紀臣侵君子妨父妾婦乘夫弟兄相虐

迭瞿然失席叱咤而唾罵識者已知其有所不為矣
為文用古於今試輒不利既以父日耄就分教曹州
尋遷清遠入官忻忻然歲分餘廩致甘脆為養先是
繼母至相忘如所生者其於先世遺產悉以推諸弟
鄉閭義之以為躬行孝弟而公自視欲如也父歿之
後即無復宦情歸結菴以老曰時乎時乎吾不知為
偶乎為奇乎舉世溷濁孰與其潔象人芑芒孰揚其
芳因號時菴復自稱為種蘭道人云於呼公才足以
幹世行足以轉俗其有緒餘見之丹青文字人皆寶
而惜之況其大哉候官吳錡聞人也嘗曰先生如高
陵廣淵吾未曾涉其樊而涉其涯安能測其中之蘊
即使天假以位移孝移順施於有政豈但如古之所
謂狂者不掩其志哉吾聞晉王祥之後衣冠之盛甲
於江左公之弗施也或者天將侈之於其後也况澱
也復修公之業耶公墓在螺峯之麓其詳見於舊志
余今舉其大者表之後千百祀有道公之懿德者視

余之
文

王慎中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衰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誦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任為戶部主事

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
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
蒿目怛喪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其位者其志然
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
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
不能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
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督德
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
近如置王湮中漸而不入其白臍如也菲衣糲食扶
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
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
然必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
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
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
且益多必不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固患
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予所以

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
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
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為子上疏遠杖之日為辛丑
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
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任不久其年不永其
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
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
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
于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
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
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
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
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余惟唐君之不欲君無
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
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
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

而有幸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王慎中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議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後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于揆議之列則欲先開其忠而不得

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任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若復而捨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邊塞告警權璫王振實倡親往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好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

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天心悔禍化逆為順
羣執羈紲御銜檠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塗荊無
脫者而國勢尊鞏曾靡障陣戍壘之藜蓋國之大幸
也嗟夫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
見沮而後輕入重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
言訕於不肖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于
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任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
任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
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詒公獨踐必死之
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全於呼可
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
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
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
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
而名因為之掄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詒而一
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

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
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慎中
始從公之族孫鄒西君諫得聞其事相與歎歎慨嘆
思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余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
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
其名揜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
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在已不得左史氏記則其名
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
王節齋公小便以示余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
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
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骷
骨化為朔郵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
而突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
飛揚悽愴睽故鄉而栖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遊
遊於鄒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
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薦葛施石而狐兔穴室牧豎

熱子頑惰不靈將有其踞蹕跳於其上而脫草木以
為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
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
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栖遊於茲阡土翹木蔓猶知阿
庇崇護而不取狎而永免於罔陟石泐之患然以其
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味陋如憤
中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
去城郭在遠墟深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遊客
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
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
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踏或不幸而仆猶不為
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叢蔽翳之中
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
誼詭播為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
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而
論其意書以授鄭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黃道周綿貞周先生墓誌銘

蘭香自燒膏明自焚豈其然乎自有三案以來朝貴諸賢唇焦舌敝周綿貞先生適出都馭歷外藩未嘗執杓柄與哆侈角而三案負絀者必欲殺之以為是黨論之主且當二魏時公從通州入為太僕未數月仗鉞開府南中嘗草疏有所發抒曰非吾職亦焚去而附二魏者又必欲殺之以為是必不與我者嗚呼使公行仁義而多冰稜蹈忠信而有疑角危遜不擇為玉碌碌世或比之萇弘楊處父則亦已矣而公固醇然大儒長者嗚呼公之行今已著於天下矣聖天子之旌別寵異亦行且備矣而後之人恐猶未知公之所以死與世之所以死公者公之初為御史也東林議初起公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欲借道學以攻楊時借楊時以攻顧憲成羅汝芳皆非是於是詆道學者愈沸公自是亦不復言東林也既罷巡漕

出參粵西以敦頤所治南安九淵所治荆門者治粵西了不知其為御史時浮沉八九年乃備兵通州召入為太僕時諧名賢皆在京師各治職不數往來鄒總憲南臯創首善書院每月一再會以道佐官兵科朱童蒙特疏糾之於是攻道學者又起明年公為中丞治蘇州而童蒙先出為屬吏疑公為已來也又有所斃漕卒公將核之遂潛入都與諸失職者相要和而黨禍乃發矣嗚呼戎馬鳥獸之將至也必先有讒說殄行與聖賢交捽於內而後異類乘之蓋自先世如此矣徐兆魁姚宗文劉國縉之徒先詆東林而後外醜至外醜至而後徐姚無所居其功朱童蒙李魯生李蕃之徒先詆首善而後魏崔至魏崔至而後朱李無所呈其能士君子不幸生值其間不能藁首與申屠同行又不能掩口勒金人之銘則其見及宜耳公就逮至涿州家人歸貽子書曰人生如干將莫邪必有一缺僕於諧賢中最为篤鈍矣而禍敗若此公

其慎之予念此未嘗不擇涕也然不敢以此較學問之事嗚呼道之將行也以長孺之慙居易之率不誅於其主道之將廢也以蕭望之之信王嘉之慎不能保其身而榮暝者以咫尺禍蹶動相哭也方公之入為太僕予已為庶常無僦租借一榻從公廳旁臥公數約予過首善予數謝不敢也及孫宗伯至數談三案事予亦微有異同然公不以是謂予不學子見公之言動居處飲食進退過於今之顯貴人有道者多矣而卒以讒死死後乃白夫所謂以身殉道以道殉身者非乎公諱起元字仲先三十領解成進士初為浮梁令調南昌考選為巡漕御史時方德清以中旨起少宰公特疏駁之嗣後中旨與三案共聞或謂公發蹤及公在吳門繩顧崑山崑山與李賀比而傾公然皆不足以殺公所殺公者道學耳公為道學以君實攝圭自任所在處有實政不為世之無非刺者而又無餽館巾袴之習今天子元年與贈廕祭葬特祠

於鄉櫬歸後數年乃襄葬事為之銘曰夫子之淳兮
不為茅以蔭兮夫子之莊兮不艾人以自芳兮夫子
之虛兮退與道居兮夫子之寬兮盤以桓兮夫子之
達兮勤而不伐兮夫子之善兮莫勝說兮莫之敢撓
日食月兮哀兮鉞兮
蘭春蕙秋允不竭兮

國朝王掾大學士諡文貞李光地墓誌銘

自古君臣相與明良一德莫不以道相契非僅以功
業運會之隆度越一時而已我

皇上聖學天縱制作淵深在廷諸臣莫能窺其涯涘而
我安溪李公獨能親承

聖主之指授與聞性道之情微故其發為文章積為事
業一皆醇粹以精此固以道相契而非三代以下君
臣相與之際所得與之比量者也公諱光地字晉卿
一字厚菴系木隴西世居安溪之湖頭鄉至八世祖

諱森以義烈著聲前代子姓貴顯遂為望族曾祖諱
九瀨祖諱先春好賢樂施絕其先武考諱兆慶以孝
德聞於明季時獨尚宋人之學三世皆贈光祿大夫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妣皆為一品太夫人公
幼有殊異之姿五歲入塾讀書功過人年十四五
舉家嘗陷於賊猶時取賊兒書讀賊帥大奇之比脫
歸家已破愈自力於學至積月志寢燃紫徹旦丙午
舉鄉試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以親老乞假
歸未久而逆藩作亂海寇乘勢竊發山海江濱公遊
蹟荒山深自晦匿思奮一旅為國效命勢孤而無
資乃密草疏陳兩賊交構必俱敗大兵分道擣關
入可指麾定也時道路梗阻置疏蠟丸中謀諸叔父
日烜導家僕出關問閩經年僅得達因同里內閣學
士富公鴻基以奏

上手自削蠟出疏覽之動容稱嘆王師度仙霞有
旨起陞侍讀學士且命定閩將軍護其家將赴闕謝

道聞贈公喪旬旬歸時海寇尚踞厦門扇動遠近為聲勢妖人蔡寅裹白巾號白頭賊從之者二萬人再圍縣城幾不保蹂躪公鄉畿張甚公乃啟康親王乞賞糧招鄉里健兒百許人親鼓勵之扼險道以守賊驚咋不敢前又度賊雖衆糧必乏檄諸鄉無資賊糧賊饑困盡散十八年夏海寇陷海澄遂圍泉州屬邑無守者斷萬安江東兩橋救不得至城旦夕危公糾名鄉衆俾從兄光斗由西道迎將軍刺公哈達之師於漳平毋弟光垵由北道迎巡撫吳公興祚之師於仙遊光垵路與賊遇三鬪皆捷遂奪白鶴嶺光斗導將軍自大深出經湖頭公率鄉里具牛酒為犒兩道俱進圍遂解自閩亂數年間大師至城邑以次平定然山谷村落尚多嘯聚者及是始廓然胥靖焉捷聞

天子嘉其績陞為學士服闋奉太夫趨覲
上大喜命入直辦事不需缺

上意以廈門雖平海寇尚踞臺灣為巢穴澎湖為門戶
數出入窺伺非盡根株爬梳之閩患終不息將

命將往征之公因召問獻言寇魁死子幼部下爭權
民不堪暴王師臨之必破滅具如

聖謀內大臣施琅久在海上熟於風潮信候有智畧可
用為將亦具如

聖鑒時廟算先定而朝士或持賈捐之棄珠崖之議

惟公贊決大計遂平海外自是眷遇益厚歷官翰

林院掌院學士經筵講官通政使司通政使兵部右
侍郎丁太夫人憂服除未補官命提督順天學政

就補工部左右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直隸就遷吏部尚書仍管直隸巡撫事

學使也惠俗學守陋明示生童有能諷三經及古文

百篇以上者稍有文義並拔擢之以示勸坐絳紗日
召生童覆試有質問經義者為之從容剖悉發蒙解

惑然後人知嚮學於古不為俗儒曲說所誘北方之士浸浸與吳越相埒矣其為巡撫也以中正和易率屬文武咸得盡其才勤於執事無停曠滯獄而務持大體不為察察六七年間吏習而民安之畿輔歲有水患有議大開河道合為一流者公以為壞民塚舍田產貽害滋甚奉命隄子牙以障漳溢開柳盆以平桑乾皆報功不踰期淹沒者盡為沃壤它如捐馬厰熟土及紅剝船田畝以業窮吐皆得請蓋邦畿切近

宸居翠華春秋巡省民生風俗備在日月照臨之下

公於大事所宜施罷者常因扈從仰受聖訓或擬議奏請

睿裁然後專心一力務要其成故事得其理其所建立更道至於今賴之在政府十餘年恭遇

皇上聖睿綿長仁澤周浹海內又安無事從容綸閣為太平輔相是公與揆等千載一時之幸也公以耆舊

元臣荷恩尤甚萬幾之暇輒蒙召對移時方出於是

聖學精微之要多以授公蓋公之於學少而好之毫而不衰然自承修周易恭請

皇上折中面承指授平生所疑而未融者自是盡釋公嘗自謂晚年學問始進挾等亦覺公談論殊異於

往日公所述著悉經進

御覽其尤粹然者皆近歲撰次或舊藁更加改訂者讀之可以想見公淵源授受之自非偶然也公屢為挾言某平生苟全名節實賴

聖慈至於一隙之明有所窺見又皆

皇上親加教誨自昔人臣恩遇之深未有如某者恨無絲毫報答而年齒衰暮筋力耗矣大臣進退之際又有禮馬屢面陳乞骸骨速假歸還朝請尤力已具疏藁先呈

睿鑒

上許之未及繕疏以疾薨於位計聞
上震悼自行在所命皇五子恒親王率內大臣

侍衛臨奠茶酒賜帑銀一千兩又特遣工部尚
書徐元夢翰林侍讀魏廷珍回京護理喪事

溫綸下賁追數公敬慎清勤之大節學之淵博心之虛
沖而於一德交孚之際尤惓惓焉此余所謂君臣之

間以道相契非徒以功業運會之隆度越一時者也
既賜葬與祭謚曰文貞臨發引皇十二子多羅

貝子又奉旨祖送於邸第公卿畢會嗚呼盛哉公
始為詞臣以孤忠結

主知驟登三品啟歷中外歲及二紀遂冠六卿乃踐台
司復踰一紀為大僚凡四十年召對之頻

恩禮之優賜賚之渥以完節始終備極哀榮之典於
朝列大臣罕有倫比豈惟公清修純約恭慎小心有

以承眷顧之厚實以得事堯舜之君親聞堯舜之
道故所被之恩獨隆而所值之時尤盛也公生於前

壬午九月初六日亥時卒於康熙戊戌五月二十八日午時享年七十有七歲元配林氏

誥封一品夫人貢生諱華捷公女以康熙庚子四月二十有五日辛酉葬於本縣興二里白葉林之原坐庚向甲兼酉卯其嗣孫清馥等來請銘揆與公同年進士同官翰林又於政府從公後辱知愛厚且久其可

以辭銘曰圖疇啟運

聖作君師必有臯萊見而知之荷歟隴西遭時之盛嶽神星精于庭有命疾風勁草朝陽高梧白玉無玷素絲不渝十載京畿持衡仗節洪鍾大振芾棠勿伐既司喉舌尚賴股肱風塵入夢舟楫斯憑十有餘年太平元輔

皇建有極應時暘雨古之絕學在彼韋編惟皇之授直溯先天老而益明吾聞其語公之淵源親承

當宁恩垂賻恤禮備榮哀丹青烟閣竹素蘭臺相兆崇丘其封若斧永賁

天光昭茲來許

李光地禮部右侍郎富鴻基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通奉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一級致仕雲麓富公以壽卒於家其孤長公中瑛傷痛減性至情聞遠近既以訃請銘於予予於長公嫻也而素所感服師式惟公不敢以不文辭乃次公之世族官爵與立朝居鄉始終之大節合而誌諸其墓而且銘之公諱鴻基字磐伯雲麓其號也先世為吳之毘陵人始祖以明洪武時從軍入閩遂為閩之晉江人八世以上家譜燬於火其詳不可錄自八世下至公祖惠我公篤行力學以至孝聞公父觀曙公舉於鄉為教授有潛德實行鄉人稱長者祖父贈如公之官公為觀曙公長子生之夕光滿室中頭角崢嶸起兩角母夫人手摩之久隱隱始

漸平公為人孝友出於天性姿稟端亮醇直有剛毅果斷之操人不可干以私而已亦不屑屑然求苟合於當世幼精舉子業補弟子員食餼順治辛卯副榜甲午領鄉薦戊戌以高第捷禮闈其所歷之官則起庶常授編修陞侍讀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又遷內閣學士其所更之職則己亥分校禮闈纂修玉牒丙午典順天武闈試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又為實錄總裁辛丑庚戌兩丁外內

憂終乃遷禮部右侍郎凡仕

兩朝

垂三十有六年遂以病乞休而歸老田間凡十載公之為庶常也習滿漢正音喉舌間毫釐能悉辨工清書

世祖章皇帝御試寘第一禮闈分校所拔人材稱最盛已

未壬戌兩知貢舉嚴鎖棘之禁尤痛懲謄錄謬誤者

闈中積弊為之一清公退食則簡默無一語及朝

廷事亦不喜談人是非口訥訥似不能言者至盈庭

聚議則持正論不激不靡必抒其所見其言曰會議者將以上對君父下闕國計民生吾竭吾誠焉而已人之喜怒事之成否豈所計哉故刑部尚書環溪魏公常語人曰吾見會議班中胸次洞達無纖微私意者惟雲麓先生而已功令大臣得與保舉嘗有暮夜持金相動者公峻拒之所舉兩江總制北溟于公卒為藩輔名臣于公曾以知已來謝公公曰進賢乃國家之公何敢私為德也致任大學士武定李公為總制時頗有吏議公昌言謂李公東南保障動係安危異日國家輔弼之選不宜吹索疵瑕不釋蓋公議論行誼清直不阿皆此類也先是觀曙公疾公在京心動假歸奉湯藥僅兩月而觀曙公棄世公擗踊哀號水漿不入喪葬不用浮屠悉斟酌古禮行之近世士大夫自公始也及母夫人卒計聞京師以不及奉飯含哀毀加甚平居事其叔如父愛弟之情逾於己子推廣恩義以及於族之人既乃構家祠率族屬春秋

行一獻禮蓋公之天性敦篤拳拳本源如此致仕家居屏跡杜門雖鄉人不得見面今大司馬秀水杜公與公為同年交善適奉命入閩過公里趨候公時冒雨至門冠蓋盡沾濕而公以疾謝杜公彊入直步至卧所就榻與公語伏枕而見之或達官造請公身數以往公數以辭至忿忿作色公亦不顧吾鄉自明李文敏學者離經破體窮極怪神公出而談程朱之理所為文深厚明粹軌步先民獨自振拔於濫觴之餘蓋彬彬乎大雅未墜也丁卯

太皇

太后賓天公力疾兼程哭臨跋涉而歸於是病愈憊

越三四年不起昨者公年七十子以文壽公謂公去國八載輿論益孚雖薄流貪夫語及公皆肅然動色

今

聖天子方弘忠厚之化擢用舊德公必將持起為天下

用即不然而清望峻節有以潛化州閭海內知其名者無不心儀行式公之闕維世道裨贊休遇蓋未道

也晚出無幸典型其萎實維鄉邦之弔雖然公之學之行於朝於家磊磊無作而平生

恩遇始終賢嗣克世盛德饗報公蓋可以無憾矣公生於天啟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丑時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寅時壽七十有二元配誥封夫人蘇氏先公卒二年塋於晉江三十六都住頭鄉之原坐壬而揖丙虛左壙以待公公有子七人云云將以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辰時啟殯亥時下窆與夫人並穴合葬馬銘曰公之誕降惟前辛酉海波漸騰芽蘖羣醜倚仗循環亂端治首公生其時豈曰或偶公為文章光明醇厚革變澆訛權如反手公立朝端謹言不苟人否公臧人可公否退而居鄉瓶封其口世際休隆乾樞坤紐偃甲包戈截彼九有公卧林臯為國黃耆厚德薰蒸俗躋仁壽公之精靈造物與友或恃為山或燦為斗閔諸幽宮斯銘不朽

福建通志卷七十三